

社會發展史

恩格斯著

54

66

2

541.4
656
2

新民主歷史叢書

社會發展史

恩格斯等著
新民主出版社發行

目 錄

從猿到人過程中勞動的作用·····	一一—一九
有階級以前的社會·····	二〇—四三
一 誰是我們的祖先·····	二〇
美國的「猿猴訴訟」	
勞動創造了人	
二 原始共產主義·····	二四
我們的目的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	
社會階級是否永遠存在的？	
是共同生活呢還是離羣索居？	
從什麼地方我們可以知道原始人類的的生活？	

原始人類是怎樣生活的？

氏族公社

勞動生產品是如何分配的？

原始的沒有階級的社會

原始社會的解體

各種階級的發生

原始共產主義的殘餘

原始民族與資本主義

從家長制到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剝削方式……………四三——八三

一 奴隸佔有制度……………四四

剩餘生產品那是社會分成階級的基礎

奴隸與奴隸佔有者

奴隸制的發生

從家庭經濟到大生產

大規模的奴隸生產

「說話的工具」

奴隸佔有社會的技術

奴隸佔有制度怎樣成了社會發展的障礙？

古希臘和古羅馬的衰落

奴隸的起義與奴隸佔有制的消滅

資本主義時代的奴隸佔有經濟

現代資本主義下的奴隸制與奴隸貿易

二 封建制度（農奴制度）……………五八

封建制度的發生

「沒有無主之地」

封建的階梯

農民的農奴化

『受遇洗禮的財產』

『農奴的奴隸制』

封建莊園

賦役與年貢

封建生產的基本特點

封建的剝削方式

中世紀的城市與手工業

行會

交換的發展與農奴制剝削主義的增長

資本主義生產的發生

農奴的鬥爭

資本主義之下的農奴制的殘餘

從猿到人過程中勞動的作用

——恩格斯著——



經濟學者們說，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泉源，自然給了它材料，而它把這些材料變為財富。然而它還不盡如此。它是人類生活底第一個基本條件，甚至它是這樣的重要，使得我們在某種意義上必須說：勞動創造了人類。

在好幾千萬年以前，在地質學上叫做第三紀的時代——究竟在第三紀的那一時期現在還不能十分確定，大概是在末期——在熱帶某地生活着一種高度發展的類人猿。那時的熱帶很可能是一片大陸，它的位置現在已經沉在印度洋的海底。達爾文曾經把我們底這些祖先們大致的模樣描寫給我們知道，它們滿身長着毛髮，有鬚和有尖的耳朵，成羣結隊的生活在樹上。

最初，大概是由於它們特殊的生活方式的原故，由於在攀援時手和脚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因此，這種猿類在平地上行走很是不慣，而漸漸採用了立行。這是從猿轉變到人的——一個有決定意義的步驟。

現在活着的所有的類人猿也都能直立和以兩足前行。但僅只在需要的時候才這樣做，並且是非常勉強的。它們天然的步行是採取半直立姿勢並且需要手的幫助。大多數的類人猿是先用拳頭支在地上，再舉足向前伸展到兩長臂之間，然後走動，恰像跛子扶着兩根拐杖行走一樣。一般地來說，我們可以觀察到在猿類中有從四肢行走到二足行走間所有的過程階段。但是其中沒有一種猿類能把兩足行走成經常的習慣。

假如我們承認我們披毛的祖先直立行走最初成爲一種習慣，後來漸漸又成爲一種必要的話，那末，我們必須假定手在這個時期一定担负了其他的任務。在猿類就已經有了手足功用底明顯的分工了。像我們剛才說過那樣手和足在攀援時就是以不同的方式來運用的。這時，手主要地是用來攫取食物，正像在下等哺乳動物中前肢所已能够起的作用一樣。大多數的猿類，還用手在樹枝上築巢，甚至像黑猩猩還能用手在樹枝造間屋頂來抵禦氣候保護自己，它們又用手來拿短棍抵禦敵人或者用果實或石頭在擲擊敵人。當它被人捕獲之後，它也能用手來模倣許多爲人所不注意的動作。但是在這裡我們可以看見即使在這和人相似的未發展的手和經過好幾十萬年所形成的人手之間的距離還是不可以道里計，手上的骨骼和肌肉底數目和一般的構造雙方都是一樣的。但是即使是最低級的野蠻人底手都還能够做百來種爲猿類所決做不到的動作。就是一把最粗雜的石刀猿手也是決不能做成功的。

我們的祖先從猿轉化到人幾千萬年的過程中使得它們的手能够學習來適應爲環境所要求的動作。

這種動作在一開始時，只能夠是非常簡單的。最低等的野蠻人，他們現在雖然是處在退化到動物狀態和同時在身體上也日漸退化的情形之下，但是比起這種過渡階段的生物來還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從這時到人類能夠用他的手把第一塊石頭做成刀子的時候，其間可能已經經過一個很悠久的時間了。而那一股時間若和我們所知道的有史時期來比較，那是不知要長多少倍的。但是人類終於向前邁進了這有決定意義的這一大步；手被解放了，並且漸漸能夠獲得更多新的技能。而這樣獲得的靈巧便遺傳下去，一代比一代進步。

這樣看來，手不但是勞動的器官，並且還是勞動的產物。只有由於勞動，由於經常的向新動作的適應，由於已得特殊肌肉底、韌帶底、——在長時間內還有骨骼底構造的遺傳，和只有由於這些遺傳下來改良過了的东西在新的、經常變化的動作上底新的應用，人手才能有過度完善的發展——才能產生拉飛爾(Raphael)底繪畫，羅爾瓦爾德孫(Thorvaldsen)底雕刻，以及巴加尼尼(Paganini)底音樂。但是手並不是一種孤立的東西，他僅僅是整個複雜機體底四肢底一部分。凡有利於手的，也會有利於整個身體。手為身體而服務——這兒有兩種服務的方式：

第一，是由於達爾文所稱為相互助長法則所得的結果。依據這一法則，我們知道一個有機體的某一部分底特定形態，是經常和另一部分的相當的形態聯結着，雖然在表面上它們似乎是完全沒有關係的。一切具有無細胞核的紅血球和一個關係來聯結後腦骨與第一節脊椎骨的一切動物，無例外地都

有乳來哺養其幼子。同樣在哺乳類中偶蹄類的蹄，通常是和用來反芻的複雜的胃囊相聯系着的。身體某一部分形狀的改變，常使其他部分也引起改變，不過我們不能解釋其間的聯系。所有藍眼睛的白總是——或差不多總是聾的。由於這相互助長法則人類雙手漸漸地改進，和隨着手的進步而逐漸發展的兩脚的立行，自然毫無疑義地要反作用於機體的其他部分，但是對於這些作用的研究，現在還非常地少！所以我們除了如以上做的一般的概說外，不能做更具體的確定。

第二，比較重要得多的是手底發展對於其他機體的直接的和可以證明的那些影響。像我們才說過的那樣，我們似猿的祖先是一種社會的動物。人類是一切動物中最社會化的一種，因此他顯然不能從一種非社會化的最近的祖先發展而來。由於手的發達，由於勞動，人類開始了對自然的統治，這種統治隨着人類水平每一個新的進步而逐漸擴大。他們不斷地從自然現象中發現出新的。過去所不知道的種種屬性，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勞動的發達必然使得各個社會成員更緊密地結合起來。互相幫助和共同協作的情形漸漸多起來了，這種共同協作對於每一個人都是有利的，這一點也越來越明白了。總之，這個正在變化中的人類已經發展到這樣一個地步，他們彼此間不得不說話了。

需要產生了它的器官。猿類不發達的喉管漸漸進化了，從一種音調到另一種改進的音調，而口部的器官也慢慢地學會了一個個清晰的字母的連續的發音。

這種從勞動當中。和由用勞動來解釋言語的產生是唯一正確的解釋。這可以由動物比較來證明。

動物之間。即使是高度發展的動物，它們彼此所要講的話很少，而這些很可用不連續的語言來交環。在大自然狀態中，沒有一種動物會感覺到不能說或不能聽懂像人類底語言是一種缺陷。假如它經過人類底馴養，則情形完全不同了。和馬在和人往來中對於人的語言，聽覺是很敏銳的，在它想像得到的範圍內，隨便那一種語言都能學會聽懂的。甚致它們可以得到對人表示敬意、感謝等等，它們向來沒有那種感覺能力。常常和這些動物接近的人往往不容易相信，這些動物現時之不能說話，是常常會使它們感到是一種缺陷，不過它們的發音器官已經向某個方向專門化的發展了，所以這種缺陷是不容易補救的。可是，如果有了發音器官，那末，這種不能說話的情形，在某種限度內是可以克服的，鳥類底口部器官和人類的口部器官可說是最不相同的了，可是鳥類却是唯一能夠學習人類說話的動物，鳥中具有惹人厭聞的聲音的鸚鵡，說起話來却說得最好。我們不要說它不懂得它自己所說的是什麼。不過它之不斷地無對象地重複它那些句子完全是出於它喜歡說話和喜歡和人類往來罷了。但是在它能夠想像得到的範圍內它是能夠學會懂得它所說的話底意思的。假如我們以謾罵之辭來教給鸚鵡，使牠能夠想像得到這句話的意思（這是熱帶回來的水手們的主要嗜好），然後來激怒它，那末，我們馬上就會看到它會一點不錯地用它的謾罵之辭來報答我們，好像柏林的一個女商人一樣。有時假如給它美觀的東西看，它也會欣賞。

起初是勞動，然後是由於勞動而產生的語言——這是促使猿腦漸漸轉變成相類似的但較大和較完

善的人腦的兩個最主要的推動力。隨着腦子的發達，和它關係最密切的工具——感覺器官——也發達起來了。正好像語言底漸漸的形成，必然地和聽覺底改善不能分離一樣，腦子的一般地發達也是和所有感官的發達不能分離的。鷹底眼睛比人看得遠得多，但人眼底識別力却遠勝於鷹。狗底鼻子比人要銳敏得多，但是它不能夠辨別各種事物特有的臭味百分之一。至於味覺猿類也不過剛剛開始有一點最粗糲的萌芽，而人類則由於勞動的緣故也最初地產生出來了。

腦子和爲它服務的感官底發展底反作用，和越來越清楚的意識，抽象力和判斷力的反作用兩者在勞動和語言底發達上，給了一個新的推動力。人類勞動和語言上的發達並不是在從猿轉變爲人類之後就此中斷了的，而是在不同的種族與不同的時代依據不同的程度繼續不斷的進行着。有時，在某些地方有可能發生退化的情形，但是當作整個來看它總是大踏步地前進着的。在完成了的人類底向前發展中又增加了新的因素——社會。由於這社會，一方面勞動和語言有了更快的發展，另一方面又有了特定發展的方向。

從住在樹上的猿羣進化到人類底社會之前，至少經過了幾十萬年的光陰——這在地球的歷史上只不過像我們人類底生活當中一秒鐘那樣的短促（註）——然而最後終於發展到這一地步。

究竟在猿羣與人類社會之先我們可以找到什麼基本的區別呢？我們底答覆是：『勞動』。猿羣當它從地上取得或從附近的猿羣處奪來的現成的食物，而能夠吃飽時便心滿意足了。爲了獲

得新的食料的產地，它們會經過許多次遷移與鬥爭。但除了無意識地排洩出它們的糞便能夠做肥料以外，它們却沒有能力來得到比自然所供給的數量更多的食料。一旦所有的產食物的地區都被佔據了，猿類就不能再擴大繁殖了，只能保持一個最大的數量。並且所有的動物對食物都是非常浪費的。而對在胚胎狀態的食物又常常加以摧毀。狼不像獵人一樣，對於才生下來的小羊是不加憐惜的。希臘的牡羊，它們生活在幼嫩的灌木林中，竟把這塊地方完全弄成不毛之地。動物的這一種「掠奪經濟」在物種底漸變上起了一種很重要的作用。因為這逼迫着動物不得不去適應於和它過去所吃的不一樣的食料，因此它們底血就有了不同的化學成分，他整個身體，漸漸地變化，而同時不能適應環境的物種就被淘汰掉了。

這種掠奪經濟在我們祖先人類化的過程中會起着很有力的推動作用，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因為我們的祖先是一種在智慧上、在適應能力上都比較高的一種猿類。所以這種掠奪經濟就必須越來越擴大它食料植物的數目，而食料植物中可吃部分也越來越多，因而身體內便增加了許多新的材料，造成了它們人類化的化學條件。

可是，這一切還不能就是說本來意義上的勞動。從製造工具起才開始了勞動。然而我們所見到的最原始的工具究竟是些什麼東西呢？根據我們從已找到的先史時期的人類底遺物和根據最古歷史時期的種族以及現在最不開化的野蠻人的生活方式所能判斷的最原始的東西究竟是些什麼東西呢？這些都

是打獵和捕魚的工具，最初都是武器。打獵和捕魚使得它們只吃植物食料轉變到同時也肉食。這又是它們人類化的一個重要步驟。肉類食料含有為身體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成熟的養料，所以它在消化過程中所需的時間，比起消化其他植物的時間來是縮短了。因此它使人在物質生活上獲得更多的時間，更多的養料和更多的愉快。人類離植物界越遠，它超出於動物界的程度也就越高。正如用植物和肉類一塊兒來飼養野狗和野貓可以使它們變為人類的家畜一樣，同時兼吃植物和肉類的習慣幫助了正在進化中的人類底體力和獨立性的發展。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肉食對於腦子的影響。這種為腦子底滋養和發展所必要的養料使得它比過去更加發達。而人腦就這樣一代一代更迅速更完善地形成起來了。不論主張吃素的先生怎樣不高興，我們必須承認假若不肉食，人類就不會發展到這個地步。雖然在我們所知的一切人種中，都有一個時期因肉食而進於吃人（柏林人的祖先，范萊塔勃人“Volltaben”或維爾茨人“Wizen”在十世紀的時候還吃他們底父母），但是這對於我們今天並無妨礙。

肉食產生了兩種有重大意義的新的進步：火底使用與動物底馴養。第一種進步更進一步地縮短了消化的過程，因為食料經過火之後已經是成為半消化的東西了。第二種進步一方面使得我們的肉類食料更加豐富，因為它和狩獵同樣是食物經常的來源；另一方面又給了我們至少和肉有相等的營養價值的乳汁和從乳汁製造出來的東西，因而這兩大進步就直接成為人類解放底新工具。而把它們間接的影

響一件一件的來講，那未免難題太遠了；雖然對於人類和人類社會底發展來說，它們實在是有很重要的意義的。

當人類學會吃一切東西的時候，他們也學會了在任何種氣候下過生活。他們分佈到所有能够居住的地面上。他們是唯一具有無上權威的動物。其他動物如家畜和有害的動物，有的固然也能够在各種不同氣候下生活下去，但是這並不是出於他們底自願，而是和人類在一塊兒才學會了的。並且，人類自從原來一年四季差不多一樣熱的熱帶遷到比較冷和在一年中分成春夏秋冬四季的地帶以後，人類於是就產生了新的要求：住房和穿衣來抵禦寒冷與潮濕。同時也產生了新的勞動領域和因之而來的新的勞作，人類與動物之相去，於是更遠了。

由於手、發音器官及腦子的共同作用，人類變成有能力來做出更複雜的動作和有能力來設立和達到更遠大的目的。這不僅是對每個個別的人來說是正確的，就是對於社會來說也是如此。勞動本身也是一代一代地變化、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樣化。狩獵和畜牧以外，又有了農業，農業以後又有了紡紗和織布，然後又有了冶金、陶業和造船等等。有了手藝和商業以後，最後又發展了藝術與科學。從部落中形成了民族和國家。於是法律和政治也便發展起來了。和它們同時發展起來的事物在人類的頭腦中幻想的反映。——宗教。所有這些形態，首先是表現為頭腦的產物，並且它們似乎是在人類社會中佔着統治地位。與這些形象比較起來，勞動的手所製造的平凡的產物就顯得不重要了。並且甚至就在社

會底一個很早的發展階段上（例如就是在原始家族底發展階段中），有計劃勞動能力的頭腦已經能夠使用別人的手，像使用自己的手一樣地來執行爲它所設計好的勞動了。

這樣看來，一切在迅速進步的文化上的收穫，好像都應該歸功於頭腦，即歸功於腦子的發展和它的活動。而人類因此漸漸習慣於以思想來解釋行爲了（自然這需要也定要反映到頭腦中和來到意識中來的）。——這樣便漸漸產生出唯心論的宇宙觀。這種宇宙觀自從古代社會崩潰的時候起就統治着人類底思想。這種宇宙觀即使在現在，也還是很有力量。達爾文學派的唯物論的自然科學家之所以不能清楚地說明人類的產生，就是因爲他們沒有認識到他們自己是處在唯心論的影響之下，他們沒有認識到勞動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像我們已經指出來的那樣，動物雖然不能和人類比擬，然而經過它的活動也能够作用於外部的自然。並且，我們也看到經過它們改變了的環境，又反過來改變着它們自己。因爲在自然中沒有孤立的東西。事物是互相作用着的，並且在大多數的情形下，正是由於忘記了這種多方面的運動和交互作用，使得我們底自然科學不容易去清楚地認識最簡單的事物。我們已經看到，山羊怎樣阻礙了希臘使它不能成爲有森林的地方。然而在聖·海萊娜（St. Helena）的山羊和野豬却最初地給我們造成了一片平原，這個島上原來的植物都給它們吃完了，因而造成了空地，使得後來渡海過來和移殖的人能夠播種他們帶來的植物。

不過動物當它不斷地影響其周圍的環境時是不自覺的，對於動物本身說來是偶然的情形。而人類離動物越遠，那末，他們對自然界所起的作用便更多地帶有經過思索，有計劃性，向着一定的、事先知道的目標前進的特徵。動物在消滅草木時，不知道會產生怎樣的結果。而我們人類之芟刈草木為的是在這塊空地上播種莊稼，或者是為的種植樹木和葡萄，因為他知道這樣他可以得到多倍的收穫。他們把有用的植物和家畜從一個地方帶到另一個地方，使得它們變成全世界都有的東西了。還不盡如此。植物和動物在人的雙手之下經過了工人養育之後，它們的樣式也都變化了，簡直令人不能再辨別它們原來的形態。我們至今還沒有找到演化成為穀的那種野生的植物。就是現在我們底狗是從前那一種野狗，或現在我們各色各樣的馬是從那一種野馬演化而來，至今也還是一個爭論的問題。

很明顯地，另一方面，我們也並不認為動物是沒有計劃性的，是沒有經過考慮過它們底行動的。情形完全相反，在有原生質和有生命的蛋白質存在和起反應（它們的定義即由外面的刺激所引起的一種簡單運動）的地方，這種帶有計劃性的行動，就已經以胚胎的形式存在着了。這種反應甚至在還沒有細胞——更不用說什麼神經細胞的時候就已經存在着了。

某些動作，像食蟲植物之捕食食物，在某種意義下也是表現為一種計劃性的行動。動物隨它神經系統底發展而發展了它們底有意識的、有計劃性的能動性底能力。哺乳動物則發展到了高的階段。在英國獵狐的時候，我們每天都可以觀察到狐對利用地形的知識是非常豐富，它能利用這種知識很正確

地來躲避它底追逐者和能够巧妙地用它來中斷它底足跡。受有人類熏陶而比較高度發展的禽畜，在我們觀察它日常狡猾的動作時，可以見到它和我們小孩子的時代的情形完全類似。假如我們說在母腹內，人類懷胎發展底歷史，僅僅是我們動物的祖先底從生物開始的幾千萬年個體發展底歷史底一個縮影的話，那末，孩童精神發展底歷史，也不過是我們祖先——特別是比較近的祖先底智慧史的一個縮影而已。但是動物一切的計劃終於不能在地面上留下它們意志的痕跡。所有意志底痕跡都是屬於人類的。總而言之，動物僅僅能够利用自然界和簡單地以它自己底存在改變自然界；而人類則以改變自然界使它能爲人類底目的而服務來統治自然界。這便是人和其他動物最後的主要的區別。而在這一區別用的還是勞動。

可是我們不要太過於誇耀人類如何戰勝自然。我們每一次的勝利，自然都給了我們一個報復。在第一條戰綫我們得到了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條、第三條戰綫上我們却得到完全另外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常常把那第一個結果又完全推翻了。在美索不達米亞，在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爲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伐盡了，但是他們却想不到這些土地今天却因此成爲荒蕪不毛之地。因爲他把森林伐盡之後，水分就不能直接積聚和保存了。住在阿爾卑斯山的意大利人，他們因爲要很小心地培養了朝北山上的松林，而把朝南山上的森林都用掉了。他們却沒有預料到因此却把他們那一區域的牧畜事業都給剷除了。他們更預料不到山泉却因此在一年的大部分時間中變成枯竭，因爲在雨

季的時候，水都傾瀉到平地上去了。最初在歐洲播種馬鈴薯的人不知道它的粉末也能傳染瘧疾。因此我們必須記得，我們每進一步，並不能說像一個戰勝者統治一個異民族一樣地來統治自然界，好像我們能站在自然以外來統治自然一樣，相反地，我們底血、肉、腦子都是存在於自然界中和屬於自然界的。我們所說對於自然整個的統治，只不過是說比起其他的一切生物來，我們能够認識自然底法則和能够正確地運用它而已。

我們一天一天地更多地學懂了自然界的法則，並且認識了我們底干涉在自然行程中所發生的較近或較遠的結果。自從本世紀自然科學得到了大踏步的發展以來，我們的地位也就越來越重要，同時我們也學會了認識至少在我們最普遍的生產行為底較遠的自然的結果。而我們因之也學會來統治這種結果了。這種事情經過的愈多，則人類也就愈將感覺到——不僅感覺到而且也還認識到自身和自然的一致。而自從古典的古代崩潰以後，在歐洲所發生和為基督教所最高度地形成了的那種把精神和物質、人類和自然、靈魂與肉體對立起來的、荒謬的、反自然的觀點也就愈不可能了。

如果說，我們需要經過幾千年的勞動才會學會了預見我們生產行動底較遠的自然的影響，那末，我們想預見這些行動底較遠的社會的影響更要困難得多。我們現在再來說一說馬鈴薯和因它而傳佈的瘧疾這一件事吧。

由於工人採取馬鈴薯作為主要的食料，這對於世界各國人民大眾的生活有着極大的影響，例如，

在一八四七年愛爾蘭因馬鈴薯有病的緣故而發生的大飢荒中，有一百萬人死亡和二百萬人移居海外。瘧疾和這種巨大的影響比較起來，還算得了什麼呢？當阿拉伯學會蒸溜火酒的時候，他們做夢也不會想到。他們却因此製造出了使當時還沒有發現的美洲土人漸次滅種的主要的工具。並且當哥倫布發現美洲的時候，他也不會知道却因此復活了已絕跡的奴隸制度和奠定販賣黑奴的基礎。而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發明蒸汽機的人也決預料不到它就是使得全世界底社會狀態革命化的工具。這也就是說，在歐洲，由於財富集中在少數人這一方面的手中，而廣大的大多數人貧困的緣故，最初資產階級便獲得了社會上政治上的統治地位，以後便不得不產生了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而這一階級鬥爭最後只能夠引到資產階級的崩潰和一切階級對立的消滅——但是經過長期的常常是痛苦的經驗，和對歷史材料的搜集和研究之後，我們在這一領域上也漸漸學會了認識，由於我們的生產活動所發生的較遠的和間接的社會的影響。而因之我們也就有了可能去統治和調節它了。

然而要想完成這一調節作用，僅僅依靠對他的認識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把我們現成的生產方式以及由它而來的我們今天整個社會制度完全轉變一下才行。

直到現在所有的一切生產方式，都只僅僅追求勞動底最近的、最直接的效果。對於在比較遠的將來由於漸漸地重複和積累而將要發生的結果一直是完全忽視不顧的。原始的土地公有制一方面和人類當時發展底水平相適應，而另一方面是以有用的土地底相當的剩餘做前提的。（這種剩餘的土地是由

於原始森林經濟意外的破壞而得到的。）當剩餘的土地消除之後，土地公有制也不復存在了。一切比較進步的方式都是把所有的人分成階級。於是就產生了統治階級及被壓迫階級。因之利潤就成統治階級去發展生產的推動因素。生產不復限制在被壓迫者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底範圍內了。在今天西歐佔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中這一點進行得最完全。在生產和分配中佔統治地位的個別資本家所能考慮的只是他們行爲底最直接的效果。甚而他們只考慮到生產出來的和分配了的商品底利益時，連這個效果本身也完全置諸度外了。在買賣中所獲得的利潤就成爲唯一的生產力量了。

（原稿至此爲止。從此以下乃寫在恩格斯原稿的第一一頁上，而另外有一個人的筆跡在上面註明這是上面初稿的最後一頁。）

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古典的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問題僅僅偏重於人類在生產和交換當中的行爲底直接的、可以觀察到的、社會的影響，這是完全和社會組織相適應的。他就是社會組織的理論的外表。各個資本家之進行生產和分配，其目的不過爲了直接的利潤，因此他們首先看到的也只是最近和最直接的結果。如果個別的工廠和商人能够將他們製造出來的或買進的商品賣出和得到普通的利潤的話，那末，他們就很滿意而對他們底商品和主顧後來的情形怎樣是不再關心的了。對於他們行動所引起的自然的影響也是如此。當移殖於古巴的西班牙人燒掉山上所有的森林，取得它底灰爐，來做一

種能够獲得較大利潤的咖啡樹底肥料時，他們何嘗關心到熱帶的大雨，會把肥沃的黑土壤沖掉，而化成荒蕪之地呢？在直到今天所有的生產方式中，只當強調最初的、最顯著的結果這一方面時，我們對於社會和自然才能說說獲得勝利這一些話。而後來大家又不得不非常奇怪地看到他們底行爲底較遠的結果，和他們預期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在大多數情形下還恰恰相反；要求和供給間底相適應會變成完全相反的情形，如十年一次的工業恐慌的週轉，和德國所遭遇到的危機；而在自己固有的勞動底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財產私有制度反而必然會發展到勞動者喪失一切財產，而同時所有的財富却集中到不勞動的人的手中；而……（以下原稿散失）

（恩格斯原註）在這一方面的一個第一等的權威湯姆森爵士（Sir. W. Thomson）曾經指出過自從地球冷到能够生長植物和動物以來，差不多有一千萬年的光陰已經過去了。

有階級以前的社會

——列昂捷夫·『政治經濟學講話』第二章——

——誰是我們的祖先

美國的「猿猴訴訟」

十餘年以前，在美國一個小小的達頓城裡，曾發生了一件轟動聽聞的官司。有一個年青教師——斯哥市，被人控告，說他犯了重罪，因為他向學生講解說，人是由猿猴進化而來的。嚴厲的起訴書說道：要是人是由猿猴進化而來的，那末上帝在那裡呢？聖經上明明說道，上帝按照自己的模形創造了人，這話怎樣解釋呢？

人們控告斯哥布，說他犯了反對宗教罪。和宗教開玩笑，那是不好的。資產階級所深切關心的是勞動大眾能盲目地信奉牧師們所說的故事，說上帝在六日之內創造了天地，第七日是休息的。云云。宗教的麻醉是把統治權保持在剝削階級手中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宗教宣傳着叫勞苦大眾應當奴隸式的容忍壓迫和剝削。要是對於上帝的信仰摧毀了，那末，第二步對於剝削階級底階級統治的牢固不破的信仰也要打破了。所以，資產階級不惜鬧像達頓案件這樣一場官司。

其實那位青年教師，只不過把幾十年以前即被科學所鐵般確定的學理重述一下罷了。

勞動創造了人

人是由猿猴進化而來的。這對於人沒有絲毫侮辱之處。只有那些想引用『高貴出身』的藉口以證明自己應當統治要求之人，才會討厭這一真理。昔時貴族就是以『淡青的血』和『白的骨頭』自傲的。

學者們認為，自地球上出現生命底初步的徵候以來，大概已有一萬萬年了。幾十萬年以前，在炎熱的地方曾居住過一種高度發展的類人猿。他們是成羣地居住在樹上。

這些類人猿在樹上的生活，使他們的兩手漸漸地擔任了跟兩腳不同的工作，在地上行動的時候，他們多少可以直走起來。經過數十萬年，我們祖先的兩手，便日益改進了。人的祖先遂由類人猿所能作的最簡單的動作，非常緩慢地進到更複雜的動作了。恩格斯說：

「這樣，手不僅是勞動的器官，而且它也是勞動的產物。」（一）

人類的勞動只是在製造工具的時候，才開始的，雖然這工具是極簡單的。動物也會拿取食物，其中有好多是用前爪拿食物的。猿也會丟擲石塊和棍棒。但是，「不論那一種猿的手却不能製造任何東西，即使是極粗畧的石刀」。（二）

（一）見恩氏著：『勞動在猿進化爲人的過程中的作用』第三頁

（二）同上

當我們祖先的兩手，經過長期的改進與練習，而學會製造石刀和類似極簡單的工具的時候，猿轉化爲人的一個決定步驟便完成了。

這頭一步開始後，接着還前進了幾步。兩手在勞動動作上的專門化和直立行走，曾引起了我們祖先的全部身體機構上的一系列的變化。勞動擴大了眼界，創造了適當的共同動作的必要。發音分明的言語也有必要了。語言器官的相適應的發展，便漸漸地滿足了這一需要。

在勞動的影響之下，以及以後在有節語的影響之下，猿的腦筋也漸漸地改進，而變爲人的腦筋了。跟腦筋的發展同時並進，感覺器官也發展了。

這樣，勞動在猿轉變爲人的事業上，曾經演了決定的作用。在樹上攀援的成羣的類人猿，變爲原始人的集團以前，曾經過了幾十萬年。這個原始人類社會跟猿羣不同的特徵，乃是勞動。

動物只會被動地適應自然環境。猿羣把它們所棲住的樹林蹂躪完了以後，便移居到別一樹林去了。要是這因爲某種原因而不可能的話——假定猿羣達到了他們所住的孤島的岸邊——那只有死亡了。人利用勞動之助，可以積極地作用於自然界。人造的工具，彷彿延長了他自身的天然器官。他們所製造的漁獵工具，把他兩手的力量增加了好幾倍！

人類的生長地爲炎熱地方。因爲炎熱地方，植物繁多，費去少許勞動，即可溫飽。比方亞洲南部各島上，就長着一種麵包樹林，——西米（Coco），人們把這種樹的莖取下來，磨成粉末，即可供食

用。在此等地方，人們到樹林裡去採取糧食，好像我們到樹林裡去採薪一樣。

勞動活動的發展，使人們得以從熱帶移居於較溫暖的地帶。後來又由溫帶移居於較寒冷的地方，這樣以來，又造成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如需要衣服和房屋，以防禦寒冷和潮濕。這些新的需要引起了新的勞動領域之必要，進一步改善人的能力的必要。

所以，恩格斯說，「勞動創造了人本身」(一) 那是完全正確的。

(一) 見恩氏著「勞動在猿進化爲人過程中的作用」第一頁

二 原始共產主義

我們的目的是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

● 俄國「十月革命」在人類歷史上開放了一個新時代。其任務是在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在社會主義之下，人剝削人的事情，就消滅了。自一九三三年起，蘇聯所實施的第二次五年計劃，其任務就是要建成沒有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

斯太林在一九三三年二月間蘇聯全國集體農場突擊隊第一次大會上演說中曾說：

「各民族歷史上，有過不少次的革命。這些革命跟「十月革命」不同的地方，就在於它們都是千篇一律的革命。一種榨取勞動大眾的方式被別種剝削方式取而代之，但是剝削本身仍是保留下了。一種剝削者和壓迫者被別種剝削者和壓迫者取而代之，但是剝削者和壓迫者本人仍是保留下了。只有「十月革命」，才樹起了消滅一切剝削，肅清所有的剝削者和壓迫者的目的。」

所以，蘇聯的目的，是在建設一個沒有階級和階級區別的社會。社會階級是永遠存在的嗎？有沒有這樣一個時期，那時人類社會未曾分割為各種不同的階級，未曾劃分為剝削者和被剝削者？

這個問題對我們有着很大的興趣。

社會階級是否永遠存在的？

資產階級的僕役，千方百計想證明，社會劃分為各種不同的階級是不可避免的。對於金袋的辯護士所特別重要的，是把事情描寫成這樣，就是彷彿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存在，乃是任何社會存在的永久而必要的條件。他們說教似地宣傳，彷彿：

上天布置極賢明，

死者後嗣不同群，

一羣應受他人養，

別羣理須養他人。

在古羅馬時代，當被剝削者起來反對統治者的時候，有位統治階級的辯護士出而大事說謊。他把社會比作人體的構造，說人體有兩手，可以執行任何工作；有胃，可以消化食物；正如社會上，有一部分人須肩負任何的勞動；有一部分人，應消費別人勞動的果實。老實說，後來替剝削階級的統治辯

護的人們，他們的反對消滅人對人的剝削，跟這個極端卑劣的說謊實在相差不遠。

事實上，鐵般的事實已經證明，人類在好幾千年間，並不知道有階級的區分，不知道有階級的統治和剝削。

是共同生活呢還是離羣索居？

也許在太古時代，由於人們離羣索居這個簡單的理由，而沒有各種階級吧？

有部很著名的小說，它寫於二百年以前，但是在今日不論青年或成年人，都以莫大的興趣在讀着它。那部小說，是敘述一個英國水手名叫魯濱遜的奇異事蹟。他乘了一隻船，駛到很遠的海洋裏，不幸失事，其餘人都葬在魚腹，獨魯濱遜一人，被神救治，達到海岸，登上一個沒有人跡的孤島。他表現了發明的奇蹟，在一個人孤居的惡劣環境下，居然建設了自己的生活。他漸漸地學會了採取食物的種種方法：開墾土地，進行播種，獵捕山羊，採集果實。他給自己造屋，縫衣，並製造碗碟。

他過了好幾年完全孤立的生活。在天氣晴朗的一日，他得到了一個助手和僕人——星期五。他是本地土人，曾被魯濱遜從死中救活，從此他就做了魯濱遜的忠實奴僕。

這部小說，是以藝術的方式敘述了關於人類過去的一定的觀念。這一觀念說，在太古時代，人們是孤居的。人們在獨居生活中，會學會了跟自然界作鬥爭。後來強者和能者征服了弱者和落後者，於

是產生了統治者和奴隸。當資產階級還在爲政權而鬥爭的時候，該階級的代表就是這樣描寫人類社會的發生的。

不過，小說中所描寫的有趣故事，並不適合於用作科學的說明。事實上，人類發展的襁褓時期，並沒有跟魯濱遜的生活有相同之處。

人類的祖先——類人猿，是羣居的。原始的人也是羣居的。只有在共同生活之下，人才能跟動物界分離。只有互相扶助，人們才能在其發展的低度階段上跟强有力的自然界作鬥爭。不論勞動的發展也好，或語言的發展也好，要是沒有人們的共同生活，那是不可能的。

從什麼地方我們可以知道原始人類的生活？

在寫『冰溪漂流記』的那個時候，人們都以爲想像一個人飄流在荒島上所做的事情，便可推知原始人類的生活。但是後來因科學的進步，發現了很多可靠的材料，於是人們才知道了人類生活漫邇時期的大概情形。

有一門科學，叫做地質學，它是研究地質構造的。在調查有益礦物層，如煤、煤油、金、鐵等上，它異常重要。這門科學，能正確地決定地殼某層形成的年代。這些地層之中有許多非常古老；它們自誕生以來有好幾十萬年之久了。

正是在這些古老的地層中，掘出了原始人類的骨骼。根據這些骨骼可以判斷出，這些人距離他們的祖先——類人猿還不很遠。並且還掘出了由猿變爲人的過渡模樣——半猿半人模樣。

有些地方曾掘出了比較晚近的人類遺骨。同人的骨骼在一起的，還有那時人類所用的工具和食具。

我們知識底第二個重要來源便是研究野蠻部落的生活。現今在地圖上還有好多白點。調查研究者足跡還沒有到過的地方。這些地方不僅是那不能攀緣的山巔或北極的冰漠，而且是人們可以居住的這種地方。比如一九三五年初，報紙上有這樣一段消息說，在新基尼亞島（澳大利亞）上探險家曾深入一個四面爲萬山所屏蔽的廣闊地域，他們在這裏發見一種土人部落，這種土人的存在，世界上從來是不曉得的。

幾百年以前，這種沒有調查過的地方更多。有些旅行家在野蠻人中間，居住好幾年，研究他們的生活。繼着大胆的旅行家之後而來的，則是歐洲列強的武裝部隊，他們用火和劍宣揚「西歐文明的光明」：掠奪野蠻人，屠殺他們，把他們趕到深山、沼澤和荒漠裏邊去，把他們的土地變爲殖民地。在探險家所研究過的部落中間，沒有一個是處在人類發展的最低階段上的。不過關於他們生活的記載，却成了研究人類社會生活初期的寶貴材料。

最後，我們關於原始社會的智識之寶貴材料爲語言：有許多字是由遠古傳來的。再則，人民的創

作：如寓言，物語，歌謠等，在未成文之前，業已口傳了幾百年之久，這也有巨大的意義。

原始人類是怎樣生活的？

人類自跟動物界分離後，在一個長久時期，在自然界的威力面前，仍舊是非常弱而束手無策的。起初人類還是半動物，他們是用住在樹上的方法，來防備更兇猛的動物。

他們在其生長地——在炎熱的氣候之下，以果實，核仁，樹根為食料。所以，採集果實，是那時人類基本職業。在這一階段上，人們是羣居的，正如他們的直接祖先一樣。每羣人數不多，很少超過三五十人。他們不分男女性別，統通從事採集果實、塊根、野麥、捕捉小鳥和小獸。工具是由石頭和木頭做成的。棍棒是用以掘地，捉拿小獸。棒的一端，附有用粗磨的石頭製成的銳利的尖。此外，還使用有其他用石頭和獸骨製成的簡單工具。那時人是用雜亂性交繁殖着。這種情形，曾為時很久。

火的發現和過渡到漁獵，才結束了「人類的這種幼年時期」。火的發現，在原始人類的歷史上有着很大的意義。「它（火）第一次給人類以戰勝一定的自然力的權力，從此遂使人類完全脫離動物界了。」（恩格斯）

不過，在人類學會摩擦取火以前，曾經過了好幾千年。

火使新的食物爲人所接近。他開始用魚類、蝦蟹、以及種種水產動物做食物了。同時，植物食料的範圍也擴大了。獵捕更大動物之事也出現了。在這一發展階段上，人類已散居於較寒冷的地帶，尤其是江河海洋沿岸。這時人已學習造屋了。初期的住所，是由樹枝架成的巢屋。

弓和箭的發明，更向前進了一大步。自此打獵可以獲得更多的獵品。打獵的作用一天天提高。但是，打獵需要有其種的分工。婦女和小孩不從事打獵。婦女的任務是採集植物食料，並加以製作。打獵的成績，是不經常的，常依機會幸運而定。採集植物食料，仍舊演有大的作用。所以，有這一時期，婦女在勞動過程中起極大的作用，而佔居於顯著的地位。

澳洲土人初次看見英國僑民携着馱着東西的牛走，便以爲這種牡牛是僑民的老婆。原來澳洲土人出外打獵，總是婦女肩負東西，正像牡牛一樣；她背負着家用雜物、一部分武器，以及小孩，男子則輕快地走着。手裏拿的只是武器。在遷移的時候，男子是獲取食物的。

氏族公社

馴養動物和耕種土地，乃是原始人類生活上的巨大進步。畜牧業和農業，即由此開端。同時勞動工具也隨之而改進了。最初的工具，人類是按照自己身體各器官的模型和式樣製造的。此種工具加長並增強了這些器官。比如鈍器是照拳頭的模型造成的，利器是照爪或牙齒的模型造成的。最初的碗係

照手攏的形式製成的，鉤係照彎曲的手指造成的。受着實際需要的影響，工具日益改良。比如棒可作各種不同的用途，重擊即用短棒，掘地則用鶴嘴器，打獵則用削成矛形的棒等。此時人類業已學習製造石斧，陶業也出現了。並用火和石斧，來挖木造舟。

在這一階段上，部落業已取原始「霍德」(羣)的地位而代之。每一部落，會分爲各個氏族。隨着人口的增加，每一氏族又分爲好幾個附屬氏族，附屬氏族的人員，則由血緣的關係連結着。他們共同勞動，同共消費他們共同勞動所得的果實。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這個低度階段上，還沒有什麼不平等現象存在的餘地：由打獵、牧畜或由極原始的耕種所得的產品，僅够人們簡單的生存之用，尙無剩餘可言。

所有民族，在其發展的初期，都經過這種氏族公社的生活。不久以前，那些在文明國家的影響未曾侵入的地球上好多遼遠的偏僻角落，在野蠻人中間，還完完全全地保存着這種原始公社，沒有觸動過。大約一千年或一千五百年以前，現代歐洲各民族的祖先還是過着氏族制度的生活。勞動在其主要的部分上，這種帶着共同的性質。馬克思曾經說，這種原始公社裡的共同勞動，是基於下列兩種情況：第一是由於生產手段爲公社所有；第二是由於各人還沒有脫離臍帶。這臍帶把他跟氏族連結起來，正像各個蜜蜂巢的關係一樣。

人類用原始的勞動工具，單獨工作，往往是無力的。凡研究過部落和氏族生活的遊歷家，他們所

記述的，都是集體打獵、集體捕魚……等等。

有位遊歷家說道，南美土人用石斧伐一棵樹要費兩天的勞動，如用普通的金屬斧一點鐘就行了。但是伐去樹木，空出地面，留作耕種却是常有的事。所伐的樹木，是燒掉了，以肥沃土壤。

他們是用削尖的木棒挖鬆土地，然後代以最原始的鶴嘴器。幾個人排成一列，都用尖棒同時動作，掘起土塊，然後再把土塊打碎。土地歸全氏族公有，共同應用的勞動工具，也歸全氏族公有。許多氏族，同居在共同的大屋裡邊，有時這種大屋，在一個屋頂下，可容納七百餘人。

勞動生產品是如何分配的？

這樣，勞動是共同的。粗糙的生產手段，也是集體的財產。勞動的成果也是公共消費的。有位旅行家，關於印第安人伊洛魁部落的生活，描述如下：

「凡一屋的某一人員，由打獵、捕魚或種地的所得的一切，都放在公共貯藏室裏；全屋人員是靠公共的儲藏品生活的。每屋內有幾個爐灶，普通是每四間設有一灶。爐灶放在走廊下，沒有煙窗。每屋事務由主婦管理。各灶燒好每日的普通茶飯後，便把主婦請來，由她按照需要，把食料分配給各個家庭。」

資產階級的作家，對於人類散佈極惡劣的毀謗，說只有私有財產，才能迫使人們不得不去勞動。

有些研究原始部落生活的遊歷家，列舉好多例子，證明這種說法是荒謬絕倫的。有位旅行家關於澳大利亞土人說道：

「在黑巴爾部落，所有男子，除病者外，都要從事尋求食物。要是某一男子偷懶，躲在帳幕裡，那末，他要受別人的恥笑與侮辱。自清早起，男女老幼，都要離開帳幕，出外覓取食物。經過充分的時間後，男女攜帶獲得品，至附近的穴內，放下薪柴，燒烤野禽。待長者把食物公公平平地分給各人後，男女老幼便和陸地吃。吃完之後，女的把殘餘的帶回帳幕，男的又繼續在路上打獵。」

有許多打獵的部落，在私有產發生後，還把全族人員共分獵獲品的習慣保持了好久。

原始的沒有階級的社會

原始共產社會，便是如此。在這種制度之下，社會還沒有分成各種階級。各種民族和各種部落，都有過這一制度的各種不同的特點。然而，不管有這些特點，一切民族發展的最初階段，在大體上都顯露了十足相似的社會結構。

資產階級學者，把共產主義和消滅私有財產看做洪水猛獸，他們企圖曲解事實，彷彿沒有私有財產，那人類社會的存在和一般人類生活就根本成爲不可能了。

人類社會的真實歷史，曾經光輝地推翻了資本僕役的這一謬說。事實上。人類曾經生活了幾千年，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私有財產。

氏族制度。是一種簡單的、同時又是十分堅固的組織。在原始共產主義時代，還沒有一點國家的時候。國家的出現是較後的事情，它是隨着私有財產的發生和社會的分爲階層而出現的。

「這個時候（原始共產主義時代）國家還是沒有的，共同的聯系、社會本身、紀律、勞動的秩序，全賴習慣、傳統的力量及氏族的老者或婦女所享的權威或尊重來維持。那時婦女往往不僅佔着跟男子完全平等的地位，有時甚至佔着還要高的地位，當時特殊的人物，專從事管理的專門家是沒有的。」（一）

在原始共產主義社會裏，有好多事業是公共的。土地是公共的財產，經濟也是共產主義式地經營的。然而所發生的一切糾紛和紛爭，都很容易共同和解。沒有貧人和窮人，因爲老者、病人以及在戰爭中或在打臘中殘廢的，都是由氏族來扶養的。

「凡與未被損害的印第安人接觸過的白人，對於這種野蠻人的自尊感、高尚、公正及勇敢，無不稱讚，由此可知，這種社會曾產生了怎樣的男女。」（二）

（一）見列寧：『論國家』、『列寧全集』第十四卷，第三六六頁

（二）見恩格斯：『家庭、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

這樣，我們看到，社會的分爲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並不是每個社會永久而不可避免的特質。相反的，人類社會曾經歷過一個非常長久的時期，不知道有階級，也不曉得有剝削。

原始社會的解體

恩格斯說：『氏族制度沒有統治與壓迫之事，這件事實表現出了氏族制度的偉大，同時也表現出了它的狹隘性。』（一）

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是跟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中的一定水平相適應的。但是生產力的發展，不是停滯在一個地方。它是在向前發展着，不過那時發展的速度是很慢罷了。人口是在日益增加繁密着，勞動工具是在日益改進着。人類的知識與才能也一天天在增加着。同時，原始社會的舊形態也在動搖着。

家畜的馴養，曾從原始社會的其他部落中分出了專從事牧畜的部落。這是第一步大規模的社會勞動分工。此時各個公社已各有各不相同的生產品。在遊牧部落則出現了牧畜業的生產品：毛、肉、皮等等。這便造成了各部落間發生交換的基礎。最初是由各氏族公社的長者，進行交換；主要的交換品爲牲畜。交換起初是發生於各部落相遇的地方；而且交換起初不是公社中個人與個人之間，而是公社

照公社之間進行的。

年長者把交換集中在自己手中以後，便很快地養成一種習慣，把交換的物品視為自己個人的私產了。於是牲畜也就逐漸變成了私有財產。

人由栽培植物的原始方法，過渡到比較完善的耕種田地的方法。最初的耕具出現了。這種耕具套以家畜。從前耕田，非十幾個人共同勞動不可，此時一個人即可耕種一塊土地了。這樣，勞動工具的改進創造了個人經營的可能性。於是土地的集體所有讓位於私人所有了。

打獵武器的變為私有，還要早些，人由簡單的棍棒，進到更複雜的打獵武器。但是這種比較複雜的武器，須有更多的技巧和智慧，才運用。打獵者自己對戈矛或弓箭的應用，須要點熟。在這裡，隨着人類勞動工具的進一步的發展，私有也就代替了公有。

各種階級的發生

原始共產主義受生產力發展的影響而崩潰了。代之而出現的則是階級社會。自從發現熔煉鐵砂和發明文字後，原始社會時期就由此告終，而文明時期也就從此開始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一書中會說，從這個時期起，人類社會的全部歷史便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階級是怎樣產生的？階級的出現是跟社會發展的全部行程有密切聯系的。

在發展的最初階段上，一人的勞動所提供的生產品僅够養活他自己之用。在這種條件之下，人剝削人的事情，還是不可能的。戰敗的敵人，不是收容於自己的氏族以內，便是把他殺死。在這一階段上，甚至還碰到人吃人的事情。

牧畜業的發展，尤其農業的發達，顯著地提高了人類勞動的生產率。『家族的增加，不及牲畜來的快。』（一）但照管牲畜，處處需要人。此時對待戰爭中所劫奪來的俘虜，也就不同了。把他們變成了奴隸。奴隸勞動所生產的生產品，要多於他本人可憐的生活所需要者。所餘下的便歸奴隸佔有者所有了。恩格斯說的好：

『從第一次大規模的社會分工中產生了第一次大規模的社會劃分為階級——統治者和奴隸，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二）

隨着人類學會了一切新的勞動種類與勞動方法，而發生了勞動分工的更進一步的發展。人們學習製造器具，各色各樣的勞動工具，以及各式的武器等等。這一切也漸漸地走向了手工業跟農業的分離，這有力地擴充了交換發展的基礎。這是第二次大規模的社會分工。

（一）見恩格斯：『家庭、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

（二）同上

因土地、牲畜及勞動工具私有權的產生，也就造成了一種生產不平等現象的基礎。恩格斯說：

「與自由人和奴隸的劃分並行，出現了富貧的區別——即新的勞動分工所決定的社會之新的劃分爲階級。」（一）

這樣，我們看到，社會的劃分爲諸階級，只是在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上才產生的。人類生活了好幾千年，不知道有什麼階級的差別。後來在社會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上才產生了階級。劃分爲階級對立的社會，是在循着自己發展的一定道路前進，這一道路又是沒有階級的社會的準備，不過這個沒有階級的社會已是在別一個基礎上，是在無比的高度發展階段上了。恩格斯說：

「階級是在滅亡着，它們是在不可避免的滅亡着，正像它們過去不可避免的要產生一樣。」（二）

原始共產主義的殘餘

自從原始共產主義崩潰以來，已過了幾千年了。然而這一制度的許多殘餘，却顯露了顯著的生活力！

帝俄時代的農民公社，即是一個很好的證據。那時俄國鄉村土地爲農民全「社」公共使用，正當

（一）見恩格斯：『家庭、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

（二）同上註一九三頁

地進行重新分配。封建地主和沙皇政府，則長期保護農民公社，以免崩壞。這對他們是有利的，因為在公社保存之下，便於剝削農民，徵收捐稅等等。自一九〇五年革命後，沙皇政府才開始破壞公社制度的殘餘。它竭力想造成一種殷實的富農，作為自己的支柱。

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裏，也還保存有土地公社佔有的若干殘餘，牧放牲畜的公共草場，即其一例。

但是在那些發展速度遲緩的國家裡，公社制度的殘餘，便無比厲害了。此等國家。自確立階級統治和產生國家後，曾經過了好幾千年，在鄉村裏還往往保存有公社制度。印度就是一個例子。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關於在十九世紀中葉還保存的印度公社，敘述如下：

『印度各部分還存在着公社底各種不同的形態。在最簡單的公社裏面，土地的耕種是共同進行的，並且生產品是由各個社員互分的，同時每家還獨立從事紡紗織布等等，視為家庭副業。除這種從事同樣勞動的人衆外，我們看到，還有一個「社長」，他一身兼裁判官、警察官、收稅官三個職務；一個司賬員，他計錄耕作，並登記與此有關的一切；一個三等官吏，他查辦犯人，保護外來旅客，並導引他們遊歷各村；一個邊界守護員，他看守本社邊界，防禦鄰社侵害；一個水池監視員，他從公共水池分配灌田所需之水；一個婆羅門教主，他司理宗教儀式職能；一個教師，他在沙地上，教育公社兒童讀書識字；一個掌管歷書的婆羅門教主，他以占星學者資格，指

示播種，收穫日期及對各項農務一般利與不利的日子；一個鐵匠和一個木匠，他們製造和修理一切農具；一個陶器匠，他製造全村所用的碗碟；一個理髮匠；一個洗衣工，洗滌一切衣服；一個銀匠，有的且有一個詩人。這種詩人在有的公社裏兼做銀匠，在有的公社裏則兼做教師。上述這些人，都由公社供養。要是人口增加，那末依照老的榜樣在未開墾的土地上重組一個新的公社。」

原始民族與資本主義

在十九世紀，地球上，還有不少的廣大地域，住着原始部落。這些地方被資本主義列強一個一個侵佔了。原始部落則被剝滅殆盡。

有位資產階級的政治家，把侵奪殖民地的方法，用簡單的三言兩語，描寫如下。『起初是傳教士，然後為商人，最後便是軍艦大砲了。』實際上，假仁假義的傳教士，通常總是有名的資本主義欺詐「文化」底頭等偵探，他們似乎是為拯救土人的「靈魂」而來的。跟着他們底足跡而來的，則是貪婪的「商人」。他們用欺騙、麻醉及公開掠奪的方法，奪取土人的寶貴生產品（象牙、柔皮、棉花、咖啡等等），以與低廉的劣貨相「交換」。這種「貿易」開始後，經過相當時期，便出現了武裝力量，這種武裝力量用火和刀在新的殖民地領土上，耀武揚威，使它們隸屬於西班牙的、葡萄牙的、

比利時的或英國的國王。對於國王的新臣民課以無限的捐稅。水手、兵士及各種黑暗的冒險家，把梅毒等病，閃電似地傳佈於殖民地。大量投入殖民地的唯一工業品，那便是酒。疾病與酗酒使整個的民族好像遭受大災難似的，很快地死亡殆盡。這就是一幅資本主義賜給還未脫離原始狀態的落後人民的『恩典』圖畫。

從家長制到社會主義

俄國資本主義就是這樣經營蘇聯極北各地原始民族的。在這些地方。跟在別的地方一樣，給了蘇維埃政權留下了苦重的遺產。

但是社會主義革命，對於落後民族却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帝俄時代的警官、奸商、富農，——總而言之，一切剝削者，都被鐵的掃帚一掃而空了。開放了一條由死滅走上新生的廣大道路。各種落後的民族都併合於社會主義了。他們首次在蘇聯發見了自己的祖國。

蘇聯開發北極的巨大工作，跟它日常幫助這些邊遠地方的土著人民是分不開的。近年來蘇聯光榮的北極水手和飛行英雄，勇敢的地下富源調查者，在在給北極灌輸了新的生活。

在北極圈內發生了種種工業企業，創辦了大規模的國營獵獸場。當地居民——獵戶、畜鹿者——都加入集體農場。這樣，由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幫助，他們都由原始的社會形態直接轉向最高的社會主

義社會形態了。在半年過着北極夜的地方，已建立了經常的航空交通。無線電把北極各個遼遠偏僻的點聯絡成了一個整體。

在極偏僻的地方，都開辦了醫院和學校。對於從前沒有文字的各民族，都創造了字母。年青的納西人和伏古拉人、奧斯恰克人和亞留達人，都到社會主義祖國底各大中心來求學了。總之，列寧和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把社會主義之光射到了遼遠的北極。

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剝削方式

——列昂捷夫：『政治經濟學講話』第三章——

一 奴隸佔有制度

剩餘生產品那是社會分成階級的基礎

隨着原始共產主義的崩潰而出現了完整的一羣人，這一羣人用典型的話說，是不種而穫。出現了一羣人，他們全靠榨取他人的勞動來生活。不過要辦到這，須要一個工作者的勞動所出的生產品，多於他本人的生存所需要者。我們業已看到，隨着農業、牧畜業及家庭手工業的發展，勞動生產率的增加，已使這種條件具備了。

現在一個工作者的勞動分成了兩部分。一部分是創造維持他本人生存所需要的生產品。這是他的必要的勞動。但是現在除這項必要的勞動外，那位工作者還要支出剩餘的勞動，這種剩餘勞動的果實便落在剝削者的手中了。凡是沒有剩餘勞動的地方，也就沒有奴隸佔有者、封建主及資本家立腳的餘地。

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使社會得以更快的向前進展。不過這種日益增加的生產率的果實，完全由剝削階級奪去了。只有在剝削制度消滅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才是給全社會服務的。

在階級的社會裡，是用種種方法從勞動者身上剝削剩餘生產產品的。剝削剩餘勞動的方式，可用以區別階級剝削的形態。在歷史上，已有三種剝削制度的形態，即奴隸制度、封建制度、資本主義。

奴隸與奴隸佔有者

奴隸制度是剝削制度的頭一個形態。「奴隸佔有者與奴隸是社會分成階級的頭一個大劃分。」（列寧）奴隸佔有制度在古代：在古東方各國、在希臘、在羅馬，統治了好幾百年。

在奴隸制度之下，被剝削大眾為其剝削者的私有產。奴隸的屬於自己主人所有，正如房屋、土地、牲畜等等的屬於他所有一樣。奴隸被認為是屬於他主人所有的一件物品，主人可以隨便打死奴隸，並不賠命。奴隸佔有者視奴隸為其財產之一部分；主人財富的多寡，則看他的奴隸數目有多少。什麼迫使奴隸去勞動呢？是毫不穩蔽的暴力。奴隸勞動，這是公開的強制勞動。只有赤裸裸的強制辦法強迫奴隸給主人工作。

奴隸往往腳帶着鎖鏈工作，為的叫他們不能逃走。在當時的帆船上，奴隸用鐵鏈繫着。在奴隸工作時不用鐵鏈束縛的地方，則經常是監工底皮鞭監視着他們。

隨着階級統治的發生，國家也發生了。國家是一種暴力的機關，它是為了制服被剝削者大眾而創立的。

在奴隸制度時代，各式各樣的國家，如君主政體，如共和制等，就已經出現了。不論國家的形態如何，它總是奴隸佔有者統治的機關。奴隸一般不算作社會的一員。

在支配階級的代表者看來，奴隸制度乃是任何人類社會的完全天然的基礎。古代偉大的思想家，亞里士多德（他是奴隸佔有者階級的代表者）曾說：

『不論怎樣，但是十分顯明的，一種人就其天性說是自由人，而別一種人就其天性說是奴隸；他們作奴隸是有益的和正當的。』

同樣，現今資本的另一種老實的僕役也叫人相信，一種人就其天性說應握有巨額財富，別一種人就其天性說應給他們工作，工人作為被剝削者是有益的和正當的。

奴隸制的發生

奴隸制度是發生在原始共產主義的廢墟上。在氏族公社的範圍內面，生產力逐漸發展、生長，而衝破了這種範圍。

自有社會的初步分工後，便創造了交換發展的基礎。當時各氏族都生產着同一的生產品，沒有東西可以交換。隨着勞動分工的發展，光景也就一天比一天不同了。出現了一系列生產品，用作交換的東西。

公社的財產制讓位於私有制了。在氏族內部，不平等漸漸發展起來。經濟上比較強大的家庭，成了一族的顯要人士。大宗財富聚集在他們的手裡，權力也集中在他們的手裡了。在戰爭期間，顯要的氏族則充作指揮。他們把在戰爭中奪得的俘虜，作為奴隸。於是顯要的氏族便成了奴隸佔有者。

在古代希臘，顯要人士主要是住在雅典及其近郊。當時雅典的海上貿易，極為發達，海上貿易會成了顯貴人士發財致富的來源。大宗錢幣，集中在他們的手中。顯要富翁，把這些錢，以高利借於土地佔有者。

當時希臘的田野，處處插着標誌，上書：本地已以若干錢幣，押於某某人。若債款不能按期償還給顯要的高利貸者，則地即歸他有了。此時農民只要被允許作佃農，即以爲滿足。在此種情形之下，他留給他的僅有收成的六分之一，其餘六分之五則交給新的土地佔有者了。

假使債戶無力償其債務的話，便把自己的子女賣作奴隸。隨着奴隸佔有制度的發展，債戶本人也變成奴隸了。

從家庭經濟到大生產

起初奴隸制僅帶着偶然的性質。奴隸也不很多。主人跟他們在一塊兒工作。奴隸寧是工作中的助手或家中傭僕，例如廚子、馬夫、侍役等。此時，交換還不發達。凡生產的，差不多全爲家中所消

費。這樣，生產主要地還是自然品的。

再往後發展，情形便根本不同了。熔鐵術的發現，使生產起了一番革命。不僅用鐵製刀劍，而且用以製犁了。手工業自有了鐵後，便有了製作各種用品的優良的材料了。耕種大塊地也有可能了。

農業開始不僅供給糧食菜蔬，而且供給酒及油了。紡織、鐵業及其他手工業，一天比一天精巧起來。手工業已不是農業的單純的點綴品了。手工業逐漸脫離農業了，交換也日益擴大了。在古代的時候，交換就已經包括了一系列的國度。商業——尤其各國間的貿易，一天比一天發達。

於是顯貴與不顯貴之分，失掉了自己的意義。好多顯貴的氏族，貧窮起來了。別方面，不顯貴的氏族當中也出現了在戰爭中或在貿易中發財的人士。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一書中說道：

「在前面的一个發展階段上，剛剛而且是偶然發生的奴隸制度，現在竟成了社會體系的一個主要構成部分；奴隸已不是簡單的助手，現在把他們幾十幾十的趕到田野或手工場裏去作工了。」

大規模的奴隸生產

於是發生了大規模的奴隸佔有經濟。這時富有的奴隸佔有者，往往握有奴隸幾百以至幾千。他們佔了巨大的地面。造成了規模宏大的奴隸佔有莊園。在古代羅馬，此種莊園叫做「拉蒂芬」(Latifundia)。

在廣漠無邊的山野裏，大羣的奴隸，從日初作到日落。技術是非常低下的。通常一塊肥沃田地的收成不會超過原來種籽的四倍。甚至在奴隸制統治時代所建造的大建築物，也是巨量奴隸的筋肉勞動造成的，他們作工用的是極簡單的器具。奴主並不想設法減輕奴隸的勞動。除農業生產外，手工業、交通、貿易上，也大量的應用奴隸勞動。

在奴隸佔有制的希臘極盛行大規模的手工場。奴隸是按專門技能劃分的。其中有好多的技能，極爲優良。不過生產仍是小規模的，勞動工具還是很少發展的。

海上運輸，對希臘有莫大的意義。其貿易大半是在海上進行的。當時希臘已有很大的船舶，用的槳有五十隻的，有一百隻的，有一百二十隻的。司槳的通常都是奴隸。

『說話的工具』

在這個時期，對奴隸的剝削採取着特別殘酷的方式，對奴隸的待遇，比對待牲畜還壞。在不斷混戰和債戶破產而變爲奴隸的條件下，奴隸的確比牲畜還便宜。例如，在古羅馬，一匹駿馬約值現在的貨幣四百盧布，而戰爭失敗後的軍事俘虜有時只值幾個盧布。

奴隸佔有制的羅馬，把勞動工具分爲三種：一爲啞吧工具，一切器具都屬於此項以內；二爲半脫

話工具，即牲畜；三爲說話的工具，這就是奴隸的稱呼。在奴隸佔有社會的眼光中，奴隸跟一柄斧或一匹牛的區別，只在於他會說話罷了。在其餘關係上，奴隸連牲畜或勞動工具一樣，同爲主人的私有產。

在金礦中，對奴隸的剝削，特別殘酷。一位古羅馬的學者，把這一工作敘述如下：「這兒對病人、病弱的老人以及對孱弱的婦女，沒有絲毫謙讓和憐憫的餘地。誰都要工作，稍有違抗，即加以鞭笞。只有死亡，才可使他們的痛苦和貧困告終。」

在採金中，爲什麼對奴隸勞動的剝削是沒有限度的，這是很明白的。不論金子採了多少，奴隸佔有者總是能够找到用處的。金子乃人人心愛的裝飾品。尤其頂主要的，金子容易跟當時人們所曉得的任何物品去交換。

但是別的生產品——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品，便不是這樣。比如古代的商業，甚至在最繁盛的當兒，都沒有包羅萬象的性質。生產品的大部分並不是出賣了，而是在大規模奴隸佔有經濟的內部消費了。

所以奴隸勞動是完全不生產地耗費了。支配階級耽於瘋狂的奢侈。浪費的情形採取了空前未有的規模。爲了滿足奴隸佔有者們的奇想怪癖，要耗費數千奴隸的辛苦勞動。

奴隸佔有社會的技術

在奴隸佔有制度之下，勞動是以非常低下的技術為基礎的。甚至大規模的建築，也是用大量耗費無數人的筋力造成的。在埃及曾建造了巨大的皇陵——金字塔，其中赫奧普一塔，高達一百三十七公尺，造於紀元前三千年。十幾萬人整整搬運了三個月的石頭。在古希臘，據亞里士多德的敘述，當時所用的器具有下述各種：斧、轆轤、軸、車輪、秤、滑車、滑車輪、舵、用銅或鐵製的小齒輪等。

奴隸。對提高勞動生產率一事，毫無興趣；加以，他沒有別的代表反抗的方法，往往以極惡劣的態度對待勞動工具，猶如奴隸佔有者對待他一樣。所以，給奴隸用的只是頂粗糙、頂拙笨而難損壞的器具。同時，奴隸佔有者對提高勞動生產率一事，也不大有興趣；因為反正有着大量的無酬的勞動力可以給他服務的。總而言之，在奴隸佔有制度下面，技術是停在很低的發展程度上。

奴隸佔有制度怎樣成了社會發展的障礙？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某一階段上，奴隸佔有制度是前進了一步。從前是把軍事俘虜殺掉了，現在把他們活留下，變作奴隸。其次，奴隸佔有制度創造了農業和手工業間更大的分工的可能性。奴隸佔有制度創造了大生產。在原始共產主義關係崩潰後，奴隸佔有制度乃成了衆多的工作者共同勞動的基礎。共同勞動的生產率，即使用的仍舊是簡單工具，但總比個人單獨的工作率要高些。

在奴隸佔有社會裡，尤其在古代希臘和古代羅馬，科學和藝術的發展，曾達到了極高的階段。這

是用無數的奴隸大眾的骨頭造成的文化。

不過奴隸佔有制度很快就碰到了它發展的界限。奴隸制度竟成了人類更進一步發展的路途上的障礙物。

奴隸佔有國家，進行了無窮的破壞戰爭。這些戰爭供給了新的大批奴隸；不過同時這些戰爭也摧毀了奴隸佔有制度本身的基礎。它們使自由的小農破產了，這種小農長年累月地出征作戰，無暇經營事業。它們破壞了商業。總之，奴隸佔有制度摧毀了自身的基礎。

古希臘和古羅馬的衰落

在古希臘，在雅典，當奴隸佔有制度極倡盛的時期，自由民僅有九萬，而奴隸則有三十六萬五千，無權利的居民——外人和釋放的奴隸，有四萬五千。財富漸漸地聚集在少數人手裡。大批自由民漸漸地赤貧化了。勞動乃是奴隸的命運。在自由民中間，勞動被認為是可恥的一回事。加以他的工作，又極少有成績。在此種條件之下，自由的窮人，漸漸的像石沉海底那樣的沒落了。排斥了自由民勞動的奴隸制度，遂使雅典趨於滅亡。

希臘被羅馬征服，奴隸佔有制的羅馬在古代世界造成了一個廣袤的帝國。羅馬的軍團征服了差不多那時所知識的整個世界。不過在羅馬，奴隸佔有制度，連從前希臘一樣，也不可免地衰落了。

一位羅馬作家，把不斷混戰時期古羅馬的狀況描寫如下：

『富有者握有大部分未分的土地。……而且他們是用奴隸來耕田種地牧養牲畜的，因為自由人都徵去入伍了。……這樣一來，有權有勢的人掌握了一切財富，全國到處都是一羣一羣的奴隸在作工。由於貧困、苛捐及兵役種種原故，自由民一天比一天減少了。而在和平時期，自由民也只有賦閑，無工作可言，因為富有者握有一切土地，他們代替自由人而用奴隸來耕田了。』

羅馬人使被征服的土地，荒蕪零落。他們把當地居民，局部地變為奴隸。無窮盡的稅捐，貪婪的官吏的橫暴，當時大批軍隊的供養——都在在使經濟破產了。羅馬國家成了一副壓榨屬民膏血的巨大機器。

羅馬達到了世界的統治。但是這一統治的終極結果是：「普遍貧困化、交通梗塞、工藝衰落、人口減少、都市沒落、農業倒退至最低的階級。」（一）

奴隸佔有制的大生產，其收入已經不敷所支出的勞動了。銷售其他生產品的市場業已消滅了。不論在農業中，或是在手工業中，技術差不多未有變化。尤其小經濟衰落得更厲害。

大批破產的和被擠出軌道的自由人，都集中在都市裏。奴隸佔有者的國家，靠剝削奴隸的勞動來

養活他們。在古羅馬，此種人叫做無產者。上世紀有一個著作家說得很對，他說羅馬的無產階級跟現代的無產階級是完全對立的；在資本主義時代，全社會是靠剝削無產階級以生活，而在古羅馬時代，無產者則靠社會以生活。

奴隸佔有制度滅絕了自己。他走到了窮途末路：

『奴隸佔有制在經濟上，已無可能，自由民的勞動在精神上又被輕視……要打破這種情勢，只有根本的革命了。』（一）

奴隸的起義與奴隸佔有制的消滅

奴隸佔有社會的歷史是一部被奴役的大眾不斷反抗其奴役者的鬥爭史。這一鬥爭，隨着奴隸佔有經濟的衰落，而特別劇烈起來。奴隸的起義，是與破產的小農的鬥爭，野蠻人的進襲羅馬，相互交織在一起的。

在奴隸的無數次的起義中，特別有名的是斯巴達克領導下的一次（紀元前七三——七〇年）。現今凡為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而鬥爭的人，都取斯巴達克的名字作為紀念，即係此故。一九一七年德國

（一） 見恩格斯：「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

革命的工人成立了獨立的組織，便取名「斯巴達克協會」。在蘇聯，有許多工廠和集體農場，也取了斯巴達克的名字。

斯巴達克的起義，肇始於七十四個角鬥士（斯巴達克亦在內）的逃走。在古羅馬時代，凡在馬戲院與激烈的野獸角鬥的奴隸，叫做角鬥士（Gladiator）。爲了奴隸佔有者的取樂，角鬥士要赴衷心的悲慘的死。有一次有一個角鬥士逃走了，大批奴隸隨聲加入。斯巴達克集合了約一萬左右的人，率領着羣衆，衝破了派來剿滅他們的軍隊。這一勝利，更引起了大批奴隸湧入起義者的陣營。羅馬的兵士也大批的加入起義者。僅在奴隸佔有者的驚惶失措的政府派了十個精銳的軍團前往鎮壓以後，斯巴達克起義者才開始遭受失敗了。而且在這裡，起義者陣營裡面意見的不一致起了大的作用。斯巴達克的軍隊，曾分爲兩部分，結果兩部分都被擊敗了。斯巴達克在作戰時陣亡了。失敗的奴隸，遭受了非人的苦刑。

斯巴達克的起義雖然被擊敗了，但是關於他的紀念長久地活在被奴役的大衆中間。在此後的數世紀期間，奴隸的起義，屢屢此起彼伏。奴隸佔有者以非人的殘酷性，壓服了這些運動。紀元一二兩世紀，奴隸起義，更加厲害。此種起義根本摧毀了羅馬昔日的威力。

奴隸曾經狂熱地痛惡他們的壓迫者。可是他們沒有清楚明瞭的目的。他們幻想恢復已經過了時的舊的家長制度。他們不能夠創立堅固的組織，來領導鬥爭。奴隸的起義，震撼了奴隸佔有社會的基

礎，可是它們却不能結束一般的剝削。後來處在比較低的發展階段上的野蠻民族（日耳曼）的侵入，才滅亡了羅馬帝國，同時也消滅了以奴隸制度為基礎的社會。

「奴隸的革命消滅了奴隸佔有者，廢止了奴隸佔有制的剝削勞動者的方式。可是代之而起的却是農奴主和農奴的剝削勞動者的方式。一種剝削者被別一種剝削者取而代之了。」（一）

資本主義時代的奴隸佔有經濟

隨着古代世界的滅亡，在社會上為支配體系的奴隸佔有制度也隨之而消逝了。不過在下一時代，仍往往遇見奴隸佔有制度的殘餘。

在資本主義的曙光，大規模的奴隸制度又重新出現了。自發見美洲大陸後，歐洲人便把奴隸制度輸入到那裡去。被奴役的印第安人，因強迫勞動之故，而很快地死亡了。他們的起義，被殘酷地壓服了。當時有一個無恥的「賢明」的殖民者曾說了一句老實話：「優良的印第安人，便是死的印第安人。」此時又把非洲黑奴開始運入美洲。於是造成了一種特殊的販賣黑奴的強盜事業。投機的冒險家，在非洲從事獵取黑人。用暴力和欺騙的方法，把獵得的黑人，誘上船舶，載運至美洲。好多黑人在途中，因不堪壓迫而死掉了。留下未死的，則被賣給美洲的種植園和礦廠內，從事奴隸的勞動。

（一） 見斯大林：「集體農民第一次大會演詞」

黑奴貿易，乃是當時歐洲人利益最厚的一門生意。英國在這一點上獲利尤多。利物浦這個大會，就是專靠販賣黑人貿易而發達起來的。在十七世紀下半期，由英國船舶每年運入美洲的黑奴約在兩萬左右。自黑奴屢次發生暴動和其身價騰漲、販賣黑奴貿易無利可圖後，英國才在一八〇六年下令禁止了。

在美國，隨着奴隸勞動生產品的市場，尤其棉花的市場的擴大，將黑奴的剝削，採取了更加兇殘的性質。在棉花種植場裏，過渡的勞動把平均作上七年工作的健康人，就變入墳墓。黑人屢屢發生起義。別一方面，北方各州，工業發達，沒有奴隸制度，因此頗感受南方各州盛行的奴隸勞動競爭的苦痛。於是在一八六一——一八六四年，爆發了南北戰爭，結果北方勝利，奴隸制度才宣告廢止。不過黑人直到現在，在美國還依舊是被奴役被踐踏的民族，遭受着民族壓抑的一切形式。

現代資本主義下的奴隸制與奴隸貿易

在資本主義列強的殖民地裡，奴隸制度在形式上雖然廢止，但是在事實上直到現在還十分盛行着。殖民者用直接強制的的方法迫使土著居民工作。在市場上，公開地買賣着。在報章上，關於奴隸身價因經濟恐慌而暴跌的消息，屢見不鮮。奴隸制度廣泛地流行於中國，在日本，破產的小農，把自己的女兒，賣給紗廠數年，她們在那裡當作奴婢作工。

二 封建制度（農奴制度）

封建制度的發生

封建制度是發生在奴隸佔有制度的廢墟上。奴隸佔有制曾使古代世界走入窮途末路。只有根本的革命才能使社會跳出這種困難的境地。

被奴隸革命連根摧毀了的威震四方的羅馬帝國。到五世紀末葉滅亡了。它的廣袤領土，被日耳曼部落所侵佔。

古代日耳曼人，這不但是今日德意志人的祖先，而且是西歐其他各國——英、法、意、西班牙、挪威、瑞典、丹麥等地大部分居民的祖先。

當時日耳曼人的發展程度，比羅馬人爲低。他們還盛行着氏族制度。他們跟羅馬作戰作了幾百年。因此之故，他們的軍事組織有特殊的意義。軍中長官及其扈從便是每一部落的領袖。

大規模的奴隸佔有經濟，在羅馬滅亡以前，即已墜落了。最後，它崩潰了。在其地位上則發生了農民的小生產，此等農民，以各種不同的程度，依附於大土地佔有者。其中有些農民，私有着不大的

一塊地。

奴隸佔有社會的崩潰，是與生產力的衰落有關係的。城市衰落了，商業停頓了。各國與各地間的經濟聯系，幾乎完全斷絕了。

日耳曼人征服羅馬以後，侵佔了它的領土的三分之一左右。此項土地，起初曾歸各個民族的公社財產。但隨後日耳曼各軍事長官即改制稱王。王將人民財產奪為己有。他們把土地起初分給自己的侍從終身享用，隨後又改為世襲的使用。領得土地者，則有服兵役的義務。土地照舊是由小農耕種，不過現在他們對於新的主人處於人格依存的地位。這樣賦予的采邑，便叫做封地。在這一基礎上所形成的剝削制度，便叫做封建制度。封建主把農民所耕種的土地的最高權，奪在自己手中。農民耕種土地，向封建主要擔負一系列的各種義務。

「沒有無主之地」

在封建制度時代，有一句諺語，說「沒有無主之地」。在羅馬滅亡後數世之間，所有土地都逐漸落在封建領主手中。獨立的農民，感受連年混戰和土匪劫掠的痛苦，無法聊生，不得不投歸某一封建主，請其「保護」。

封建主為其領地範圍以內的完全的統治者。他們自設法庭，隨意制裁。大封建主自己養有武裝保

衛國，襲擊鄰地，劫掠行人。他們可隨意封閉其領地以內的行路，或因通過而徵收貢物。

教主也不落後於人間的封建主。「教會王公」——主教和副主教——都握有廣大的莊園。在俄國，在封建時代，正教寺院會是特別大的土地佔有者。幾千的農民在寺院的土地上工作，遭受着殘酷的榨取。

封建的階梯

在封建社會裏，土地的最高權力，屬於國王或皇帝所有。國王或皇帝乃是其國家內的最大封建主。所以，俄國的沙皇愛稱自己爲「第一個地主」或「第一個貴族」。國王可將土地「賞與」最高顯官，也可以把它收回。

大封建主是不大喜歡這樣幹的，他們進行不斷的鬥爭以反對國王權力。大封建主又把土地分給各貴族。國王則憑藉貴族來反對最高顯官，以鞏固自己的飄搖不定的權力。

凡取得土地的，對其主人首先有服兵役的義務。像古代俄羅斯所說的，國王或王公一有召令，貴族即須「騎着馬兒，帶着人兒携着武器」，前來候命。

這一封建階梯的基礎則爲農民大眾。農民要服從一切；既要服從自己的地主，更要服從更大的封建主，以至於國王。國王和貴族，牧師和王公及其一切食客，是全靠農民的勞動來養活的。

地主在其世襲地產內是個完全的統治者。他是自己臣民的上帝和皇帝。德國大詩人拜克施萊夫，
用一個地主以惋惜態度懷念農奴時代的口吻，說了下列意味深長的話：

當年你一個在境界以內，

好像太陽高懸在天空，

你的鄉村樸素潔淨，

你的森林繁茂蔥綠，

你的田野無垠無窮！

你去鄉村逛一下，

農民都伏跪在地上，

動也不敢一動……

我要愛誰就愛誰，

我要殺誰就殺誰；

法律卽我的願望，

拳頭乃是我的警棍！

現在法西斯蒂竭力使封建制度理想化。他們企圖把封建的中世紀，描寫為光輝四射的樂園。他們幻想封建關係——支配與隸屬關係的恢復。他們叫人相信，這一關係是特別適合於隸屬者的。

此種說法，完全是一種赤裸裸的造謠。事實上，封建制度，對於勞動者和被剝削的大眾是表示一種嚴重的壓迫。

農民的農奴化

農民對地主——土地佔有者的人格の依存，乃是封建制度的基礎。這一依存的性質與形式是隨着封建制度的發展而變化的。

封建制度的發展，本身帶來了對農民的壓迫和榨取的增長。在封建制度的初期，於某種條件之下，農民還能夠由這個地主投到別個地主。隨後這一轉移權遭受了很大的限制，到最後甚至完全廢除了。農民附着於土地，而土地則屬於地主所有。

有一句俄國古老的諺語說：「他媽的，誰預料到了猶莉夫節日這個混蛋日子！」這句諺語是隨着農民的農奴化而發生的。在一個長久的期間，農民於每年一定的日子——「猶莉夫節日」，可以由這

個地主投到別個地主。但是到十六世紀，這個習慣由戈東洛夫皇帝下令取消了。

假使在封建制度之初，帶有農民的土地是在兵役條件之下賜與的話，那末經過一個時期，情形就完全變了。土地的分給，漸漸地變成了統治者的奇癖怪行。在十八世紀，荒淫的俄國女皇，把成千成萬的農民同土地在一起，賜給她的情人。比方，伊莉薩伯女皇單結拉蘇莫夫斯基伯爵一人就贈了十一萬五千名農民和他們的土地。葉卡切林娜二世女皇給奧爾洛夫伯爵贈了四萬五千農民，給蒲托姆金公爵贈了兩萬一千，給魯茨柴夫伯爵贈了兩萬，給蘇波夫公爵贈了一萬三千。葉卡切林娜在位三十五年，共計賜贈的農民有八十五萬，這些農民主要地都是在烏克蘭，那時烏克蘭已被俄國征服了。葉卡切林娜的太子巴威爾在位四年，贈給地主的農民達六十萬。

『受過洗禮的財產』

十九世紀一位俄國作家曾經苦痛地這樣的稱呼農奴農民。事實上，農民的的確確是其地主的財產。地主可以買賣他們。斯大林在蘇聯集體農民第一次大會上的演說中說：

「在奴隸制度之下，「法律」允許奴隸佔有者殺死奴隸。在農奴制度之下，「法律」允許農奴「只可」出賣農奴。」

可以說，農奴主廣泛地享有法律給予他們的權利。在當時的報紙上，常常登有出賣農奴的廣告。

茲引一七九七年『莫斯科公報』所登載的此項廣告中的一種於下：

『茲願出賣宮廷匠工，計裁縫二名，鞋匠一名，鐘表匠一名，廚子一名，車匠一名，輪匠一名，彫刻匠一名，鍍金匠一名，馬夫二名，行爲均佳。願購者，請駕臣五十一號第四弄第三部地主本人處，看人議價。本處並出賣跑馬三匹，壯馬一匹，闊馬一匹，獵狗五十隻。』

總之，地主可以出賣自己的農奴，或者把農奴在賭博時賭輸，或者拿農奴換馬換狗。在俄國，在農奴制度存在的最後數十年，農奴像其他財產一樣，還可抵押於銀行。農民照名單抵押，這樣，不但可以把活的農奴抵押，而且可以把已經死掉的但在紙上算作活的農奴抵押，取得款項。果戈理的小說『死魂靈』(一)就講過這些事情。

『農奴的奴隸制度』

列寧曾把農奴的依存關係，叫做『農奴的奴隸制』，這是有充分理由的。農奴完全依存於其地主。地主的專橫是沒有界限的。

在西歐，封建主對其隸屬的農民享有廣泛的權利。在這些權利當中都是非常侮辱的。例如『初夜

「繼承」：凡農民的女兒在出嫁的時候，第一夜應屬於其封建領主。又如「死手續」：凡農民死後所遺留的財產，封建主則承繼一定的部分，其多寡依環境而轉移。所以，甚至死也不能停止封建的依存關係！

在俄國，地主對其農奴的酷刑，尤為出色。葉卡切林娜女皇時代，地主薩特威哈夫人，更是兇暴申的兇暴。她在莫斯科、柯斯特羅姆、伏洛戈德等省，都有田產，共有農奴六百多。她把一百三十九個農奴拷打到死的地步。

但是封建制度跟奴隸佔有制度比較是否前進了一步呢？要答覆這個問題，先要看看在封建制度之下生產是怎樣組織的。

封建莊園

封建地主把自己的土地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自己莊園；別一部分則分給農民耕種。農民是被「分與」土地的。所以這種地也叫做「分與地」或份地。農民是固着於地。

不論領主的莊園也好，或農民的經營也好，都帶着自給自足的性質。在封建主的地產以內，生產着供養封建主及其家庭和侍從所需要的一切。農民在其份地上辛苦勞動，剛够溫飽。其唯一的目的是養活自己的家庭。所以，在封建制度時代，係以天然品生產，即非為交換的生產為主。後來交換的發

遠，方給了封建制度以解體的影響。

在封建制度初期（九世紀初），最大的地主，首推佛郎克國王查理曼皇帝，以其領土廣袤，號稱大帝。他握有非常廣大的田產。他下給管理人員的訓令，曾經保存下來，由這些訓令中，便可以明瞭地窺出當時經濟組織的情形來。

查理曼令其管理人員，須嚴密監視經濟中所需要的各項用品的製造，如麵粉、蜜蜂、蜂蠟、酒、油、乾酪、麥芽、醋等等。他在訓令中說：『我願每個管理人員，在本人管轄之下，有各種善良的工匠、如鐵匠、鞋匠、旋盤匠、木匠、炮匠、漁夫、獵鳥者、皂匠、酒工、爲了我們需要而製造小麥麵包的麵包匠、以及善於編製獵獸網、撈魚網、打鳥網之人，與夫其他服務人員，此項人員列舉出來是很長的。』

瞧吧，軍事的關心，並沒有妨礙查理曼做一個精敏的主人。在他的莊園裏，出產着各種各樣的物品。他的莊園是一個閉關的自給自足的整體。一切消費，都是由自己的出產——封建附庸農民和工匠的勞動來滿足的。

不但在封建制度的初期，封建主的莊園是這樣一種閉關的自給自足的整體；就是後來此種經濟組織也還繼續盛行了很久。森克拉萊夫，有一首詩描寫地主的農奴制時代的幸福道：

自己的壯健兒巴爾，

自己的葡萄酒兒味芬醇，

自己的俳優，音樂響徹天。

傭僕成羣，好像一支大軍！

五個廚子，兩個麵包師，

兩個鐵匠，兩個裝飾人員，

十七個樂手，

和二十二個狩獵者，

我有著……

賦役與年貢

封建的榨取有兩種基本的方式：賦役與年貢。這也是封建地主掠取農民勞動的兩個方式。

所謂賦役者，即農民每年須在其地主的田產裡工作若干日之謂。比方，農民在地主的田地裡，每週工作三天或四天，這時，他在自己的份地裡每週就只有三天或兩天的工作工夫了。如果賦役一加重，則農民的經濟便不可避免地要趨於衰落。在賦役制之下，特別痛苦的是，農民在農忙的時候須在領

主的田裡作工，他收割了地主的田禾，而把自身的田禾只好荒棄了。

●農民且須用自己的農具，而且往往用自己的耕畜，在地主的田裡去作工。甚至在大規模的莊園裡，在賦役制之下，也不設備農具。比如在剛剛說過的查里曼大帝的莊園裡，共只有兩隻木犁，兩柄鐮刀及兩只鶴嘴鋤。

在此種條件之下，農業勞動的技術。有很低下的。勞動工具，差不多在幾百年間沒有什麼變化。

十八世紀末葉，一位俄國的作家，拉吉謝夫，把農奴的生活，有個很明確的描寫。他說他有一次星期日遇見了一個農民在火燒般的太陽下揮汗耕地，他便問：「你這樣辛苦，難道每週其餘幾天還不工作嗎？」那個農民答說，每週他要給領主作六天的工。

在這樣殘酷的剝削之下，農奴貧窮的情形是很可怕的。據拉吉謝夫的描寫，當時俄國農民的草屋，都沒有窗戶，好像一只黑洞，火爐沒有烟窗。吃飯的盤裡，很少看見過白菜湯，麵包四分之三是用麩皮製成的。

第二個剝削方式為年貢。有的農民，僅在自己的田裏工作。但他須把自己的各種出品的一定數目交給地主，如糧食，肉類，牛奶，雞鴨等。年貢往往是為數很多的，以致農民給自己家庭留下的則為數很少。

聶克索夫有一首詩描寫農奴主剝削的情形道：

工作時是你獨自一人，

但到工作一經告成，

瞧吧，却站着三個分有者：

上帝，沙皇和領主。

當自然經濟統治着的時候，年貢也是徵取自然品的。隨着交換和貨幣關係的發展，地主才往往令年貢全部或局部用貨幣交納。這時農民常常又落在收集商的鐵爪之下了。他爲了交納年貢，不得不以特別低廉的價格出賣自己的生產品。

同一地主，往往是令一部分農民賦役，叫別一部分農民納貢。地主的田，須要多少農奴耕作，便命多少農奴從事賦役。其餘的則交納年貢。

封建生產的基本特點

現在我們把封建的生產可以作個總的評述了。這一生產，有下述四個特點：

第一，是自然經濟的統治。農奴制的莊園是一個閉關自守的整體。其與外界的聯系是很少的。農民經濟也帶着自然的性質。交換的發展，則是封建制度崩潰的前兆。

第二，是直接生產者——農民，被分與生產手段（土地在內）。而且他是固着於土地。正是這種農民固着於土地的情形，便給地主保證了充足的勞動者。列寧說：「無地、無馬、無厰的農民，乃是適於農奴剝削的對象。」（一）

第三，是農奴對於地主的人格的依附。列寧說：「要是地主對於農民的人格沒有直接支配的權力，那末他就不能迫使分與土地而進行自己經營的人來替自己工作了。」（二）

第四，是用直接的「超經濟的強制」方法來剝削農民的剩餘勞動的。農民在人格上依附於地主方式，是隨着封建制度發展的不同而變化的。不過只要封建制度存在一天，則個人依存的事實本身，總是不會變更的。

第四，「這種經濟體系的條件與結果，便是技術的非常幼稚和拙笨狀態，因為經濟的經營，是由貧病交迫、人格依存及智力愚鈍的小農來進行的。」（三）

（一） 見列寧「十九世紀末葉俄國的土地問題」，「列寧全集」第十二卷，二二七頁

（二） 見列寧「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

（三） 同上

封建的剝削方式

封建（農奴）制度是以人對人的最無隱蔽的剝削為基礎的。農奴的勞動分為必要的與剩餘的兩種。必要勞動者，即農民為養活自己和其家庭所化費的勞動；剩餘勞動者，即農民為了封建地主的利益而化費的勞動。在賦役制之下，必要勞動與剩餘勞動，是以時間和空間來劃分的。假定，農民三天在自己的田裏工作，其餘三天在地主田裏工作，這裏的剝削是一目了然的。十分明顯的，每週有一半的工夫，農民是給「他人」勞動的。就是在納貢體系之下，其剝削的情形，也是毫無隱蔽的。在這一辦法之下，農民須把自己勞動生產品的一定部分，須無緣無故的交給地主。

對農奴的剝削，採取了非常殘酷的形式。然而封建制度却是比奴隸佔有制度更高的一個社會發展階段。農奴跟奴隸不同的，就是他「可以拿一部分時間，在自己的田裏工作，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他可以屬於自己本人」（一）。（一）這遂給社會開闢了一條長足發展的路徑，這路徑在奴隸佔有制度時代是不能夠有的。

（一）見列寧·「國家論」一文、「列寧全集」第二十九卷，三七二頁

中世紀的城市與手工業

在查里曼大帝的莊園裏，有好多各種各樣的農藝匠工，從事製造本莊園所必需的一切手工業品。在早期的封建制度之下，情勢就是如此。但是不久手工業大加發展，一個手工業者能夠供應不只一個封建主的消費了。這遂使手工業從封建的莊園裡分化出來。手工業者開始聚集在城市裡了。這種釋放的農奴，把自己薪資的若干，以納貢的方式，交給封建主。

古代世界的滅亡，曾引起了城市的衰落；其中許多曾經被破壞，而從地面上絕跡了。羅馬帝國滅亡時代有一個人寫道：

「羅達王，像阿格杜夫王一樣，佔領一城，毀滅一城，他下令拆去城牆，把城市本身，叫做鄉鎮。」

到中世紀，城市開始逐漸復興起來。那時的城市，很少與現代的相似。每城居民不多——只有五千至一萬。四周圍以深溝和高牆，以防禦襲擊。最初，城市僅與不大的一個區域有聯系，它為該區的中心。城內手工業者供應該區居民的需要。

起初手工業者是以做定貨為主。農民往往攜帶自己的原料，如皮革，家中所織的布疋，手工業則用這種原料作成做預定的衣服或皮鞋；手工業者起初是以自然品的形式。農產品的方式，取得自己勞動的報酬。手工業者的勞動工具，是非常簡單的，它們是屬於生產者本人所有。其生產品不拿到市場

上去出賣。列寧說：

「因此自然而然的，手工業的特徵。便是拙笨，零散，狹小，與小規模的家長農業相彷彿。

（一）

然而交換漸次發達起來了。起初手工業者，以試驗的方式，把定貨者偶然留下的剩餘或於之餘所製作的東西，拿出去賣，生產品遂直接由生產者手中落至消費者手中了。市場還很狹小；商品主要的是拿到集市上去售賣。但是在這裡手工業者的生產品已變為商品了；凡不是為了自己消費而是為了出賣於市場而製造的生產品，都叫商品。列寧說：

「以商品方式，製造工業生產品，乃奠定了工業與農業分離及其相間相互交換的初步基礎。」（二）

行 會

當手工業以做定貨為主的時侯，各手工業者間的競爭，還是薄弱的。但到了開始為市場而生產的時侯，局面就改變了，競爭一天比一天厲害起來。逃亡的農民，源源流入城市。「在整個中世紀，農

（一） 見列寧著『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列寧全集』第三卷，二五六頁。

（二） 同上，二五七頁。

奴不斷地逃入城市。」（一）

小生產者害怕失掉了他獨佔的地位。他努力設法不許競爭者染指自己的生產。中世紀的手工業者組織——行會，便是爲了這一目的而設立的。行會熱心地保護自己的特權。未加入行會的任何一人，不能從事該業。而加入行會，則有種種的爲難。

在俄國，沒有過行會。不過家庭小手藝者和手工業者反對他人染指本業的鬥爭，還是有的。列寧在其『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中，在這一關係上，曾舉了許多明確的例子。

比如，尼悉尼哥洛德省伯斯伏得村曾有專製金屬器的家庭小手工業，該村居民嚴密保藏其本業的秘法，不讓鄰村農民知道。他們曾經企圖達到這樣一種立法上的規定，即凡將本行技能傳授鄰村者，就要受懲戒。他們同其他鄉村居民，不通婚娶。

加魯卡省的硝羊皮者，在農奴制之下，是遊行到別省去硝製羊皮。地主在以巨額貢物的代價放自己人從事此業時，加以銳敏地監視，叫硝羊皮者，知道自己的地位，不許他方來者染指。

交換的發展與農奴制剝削主的增長

當自然經濟，即爲了自身需要而生產，而不是爲了交換而生產的經濟尚佔優勢的時候，封建的剝削限於比較窄狹的範圍以內。在早期封建主義的時代，『封建主的胃就立下了對農奴剝削的界線。』（馬克思）封建主收取農民的各種農業生產品的若干作爲已用。這種封建貢物的絕大部分，爲封建主本人及其軍事扈從所消費了。僅有一小部分，用以換取武器及某種外來的貨品等。

然而交換的發展，却使封建地主的貪慾，有力地增大了。現在不但從農民身上榨取貢物，以供地主及其侍從的消費；而且貢物中用以換取其他商品的部分，也一天天增大了。隨着交換的發展，商品的交換，在加強剝削的意義上，在農奴佔有者面前，開放了很大的可能性。交換的生長，毀壞了舊的基礎。

地主力謀增加自己的收入，他加強了對其農奴的剝削。海外貿易，日益發達。商人供給地主一切洋貨。貨幣逐漸獲得了很大的意義。

農奴佔有者爲要弄得更多的金錢，盡量榨取自己農民的勞動。他們奪回農奴的土地，縮減農奴的分與地，以擴充自己的田地，同時，又強迫那些農民來替自己耕種這些田地。

賦役一天比一天苦重了。它奪佔了農民每週時間的大部分。農民呻吟在土地減少和無力負擔的勞動之下。他們自身的經濟日漸衰落了。

資本主義生產的發生

在中世紀末期，在封建農奴制度的腹內發生了資本主義。最古的資本形態為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隨着舊的自然經濟的崩潰，商人日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商業資本給農奴主——地主供給各種奢侈品，圖賺厚利。這樣，地主從其農奴身上榨取來的貢物的一部分，便落在商人——商業資本代表者的荷包裏了。隨着商業的發展，高利貸盤剝也日益倡盛起來。大封建地主、國王、政府，都一天天需要錢了。窮天極地的奢侈浪費，連年不斷的混戰，在在消耗了巨額款項。這種情形，便造成了高利貸資本活動猖獗的地盤。高利貸者，以高利率把錢借給封建領主，因而他奪去了那農奴的強迫勞動所供給的貢物的大部分。

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侵入於封建農奴社會的生活之中，不倦地在摧毀着這一社會的基礎。隨着商業的發展，地主爲了增加自己收入，極力加緊對農奴的榨取。而過度的剝削又毀壞了農奴制度的基礎——農民經濟。農民赤貧化了，變成了半餓而無力給自己的地主提供最高收入的窮光蛋。同時，高利貸資本張開自己的網羅，束縛着農奴經濟，從其身上吸取膏血。農奴經濟的解體，便準備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發生。

商業資本，起初僅經營商業，買賣手工業者和農奴所提供的生產品及從遠地輸入來的生產品。不

過，隨着商業的發展，這些供給來源也一天天感覺不夠了。小規模的手工業生產，只能供給有限的生產品，此項生產品只能夠滿足本地市場的需要。當商業一經發展而包括了更寬遠的市場的時候，生產便有大加擴充之必要了。

但要擴充生產，非有資本不可。在這兒小規模的商品生產是無濟於事的，其可能性被狹隘的範圍所限制了。於是田小規模的生產轉向資本主義的生產，這資本主義的生產此後又摧毀了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榨取形態。而代以最後一個人榨取人的形態——資本主義的榨取形態。

農奴的鬥爭

封建主義時代，這是個被剝削的農民極猛烈的反對封建地主的鬥爭的時代。農民的鬥爭，在封建統治的末期採取了特別尖銳的方式，那時對農奴的剝削更其加強了。每個國家的歷史，都有着一系列農民的起義。

在英國，於十四世紀末葉，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曾包括了全國的大部分。武裝齊備的農民，以泰洛（Watt Tail）爲首，踏遍了全國，毀壞地主的莊園和廟宇，並且佔領了倫敦。起義者的呼聲是：「在亞當耕地，夏娃織布的時候，誰人是貴族呢？」這幾句話充分表現出了農民對貴族特權的憎惡。後來泰洛被叛徒刺死。羣衆自喪失領袖後，便相信了國王和封建主的諾言，而解散了。此後，英國

政府就進行「清鄉」，殘酷屠殺農民。

在法國，亦於十四世紀末期，全國一半為農民起義的浪潮所瀰漫。這次起義是以亞基里（由農民的綽號——「亞克·奔」一語而來）的名字寫入歷史的。正在生長的城市資產階級，起初曾贊助農民的運動，但在緊要的關頭就背叛了。

在德國，於十六世紀，全國也捲入於「農民戰爭」之中，這一戰爭曾得到城市下層階級的支持。起義者的首領為托瑪斯·蒙榮。農民的要求，便是取消可惡的農奴制的剝削。

在俄國，十七世紀拉辛和十八世紀蒲加切夫兩人所領導的農民起義，其規模更大了。

拉辛運動，產生於頓河流域的窮人——逃亡的農民中間，此等窮人，爲了逃避農奴制的束縛而逃亡出來「哥薩克化的」。拉辛部衆襲擊沿伏爾加河走的商隊，殺死了商人和沙皇的官吏。各地窮人，都紛紛加入拉辛的隊伍了。一六七〇年，拉辛部衆殺死了沙皇的使臣，並制裁了各地教會牧師。這造成了公開的內戰的信號。農民起義的火焰，包括了很大的區域。拉辛部衆攻陷了阿斯特拉罕，察利津及一系列的其他城市。在佔領了的地方，沙皇和地主的政權，被宣佈消滅了，農奴制被宣佈廢止了，貴族和富商的財產，被貧人瓜分了。這一運動的綱領，便是消滅農奴制度和關於平等的不確定的幻想。沙皇政府會調遣了大批軍隊，才擊敗了拉辛部衆。富有的哥薩克上層分子的背叛，在拉辛的失敗上曾起了很大的作用。農民的起義被沙皇的奴僕們沉殞在血海中。拉辛的部衆，大批大批的被屠殺了。

，他們被綁在柱子上肢解了。拉辛本人，則用木籠運往莫斯科，在紅場肢解了。

在拉辛起義失敗後越一百年，俄國東部又展開了更廣大的農民起義，領導者爲蒲加切夫。蒲加切夫是個逃亡的頓河哥薩克，他曾逃至烏拉爾。在他的周圍團結了烏拉爾的哥薩克貧民。蒲加切夫喊出了一萬世自由』的口號。在其宣言中會主張一切土地，『不需購買，也不納貢物』，全歸農民所有。蒲加切夫部聚佔領一系列的城市，並圍攻奧林堡城很久。烏拉爾一帶和伏爾加河流域的貧農，都投効蒲加切夫。受沙皇制度所壓迫的各民族；巴什吉爾人、韃靼人、加爾米克人等起義的大衆，都加入了蒲加切夫的隊伍。整村整村的農民，燒毀貴族的莊園，分掉地主的財產，投奔蒲加切夫。烏拉爾各廠作工的農奴工人，也大批的投奔蒲加切夫。此等工人在起義中曾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蒲加切夫佔領卡桑以後，打算向莫斯科推進。政府和地主們，恐慌萬狀。莫斯科省的農民，渴望蒲加切夫到來，準備響應。但是飢荒的消息，會迫使蒲加切夫改變計劃，轉而向南方了。一七七五年八月間，政府軍在薩拉托夫附近會成功給了蒲加切夫以打擊，蒲加切夫被哥薩克隊長獻了出來，在莫斯科波洛特場上殺死了。

沙皇政府，以及地主資本家的御用『學者』，曾經各方企圖詆毀農民起義，把他們描寫成一強盜』運動，『殺人放火』。當時俄國偉大的詩人普希金，會寫了一部『蒲加切夫的歷史』，沙皇尼古拉一世把這部作品改名爲『蒲加切夫造亂史』，並加以嚴密的檢查。但是在可憐的農民大衆中間，開

於拉辛與蒲加切夫兩次起義的記憶，是永不會消逝的，關於起義的農民反對貴族和地主政府的鬥爭編成了歌曲，編成了故事。一九〇五年，辛比爾斯克省省長雅什威公爵，關於農民運動向政府的秘密報告中，就特別指出謂：『在住在該地（薩麻拉灣）的農民中間，還十分生動地述說拉辛和蒲加切夫時期風暴般的戰爭。』

農奴的起義，震撼了並摧毀了封建制度。農民反對地主的鬥爭，被新興的資產階級所利用以加速農奴制度的解體，並以資本主義的剝削來代替農奴制的剝削。在資產階級的革命中，在反對封建制度的鬥爭中，農民對資產階級供給了基本的隊伍。斯大林在蘇聯集體農民第一次大會上的演說中，曾謂：

「奴隸的革命，曾消滅了奴隸佔有者，廢止了奴隸佔有制的剝削勞動者的方式。不過它却以農奴佔有者和農奴佔有制的剝削勞動者的方式來代替了它們。一種剝削者，被別種剝削者取而代之，在奴隸制度之下。「法律」允許奴隸佔有者打死奴隸。在農奴制度之下，「法律」則允許農奴佔有者「僅只」出賣農奴。

農奴的革命，消滅了農奴佔有者，廢止了農奴佔有者的剝削方式。但是它却以資本家和地主，以資本主義的和地主的剝削勞動者的方式來代替他們。一種剝削者又被別種剝削者取而代之。在農奴制度之下，「法律」允許出賣農奴，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法律」允許「僅只」把勞動者註定失業和貧困、破產和餓死。

惟有我國的蘇維埃革命，惟有我國的十月革命，才這樣的提出了問題，就是：不是拿一種剝削者代替別種剝削者，不是拿一種剝削方式代替別種剝削方式，而是剷除一切的剝削，剷除一切剝削者，一切富翁和被壓迫者，不論是舊的或新的。」

資本主義之下的農奴制的殘餘

資本主義的剝削代替了農奴制的剝削。資產階級的革命。推翻了封建地主的政權，開拓了資本主義發展의 田野。然而在資產階級執政的資本主義國度裏，仍遺留下了從前的封建剝削方式的好多殘餘。

資產階級自從封建主手中奪得政權後，很快地就感覺到了新興的勞工階級方面的威脅，所以，他們寧願跟昨日的敵人——封建主訂立妥協。在大多數國度裡，他們整個兒的保存下了地主階級，土地私有權，仍集中在地主階級手中。地主對農民的剝削仍在繼續着，只是採取了一些別的方式罷了。

在落後的國度裏，農奴制度的殘餘，尤其厲害。在此等國度裏，資產階級自始就十分怯懦，不敢進行反對封建主的鬥爭。他們跟封建主訂立了同盟。在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國度裡，在資本主義的壓迫上面又附加以農奴制的壓迫。

在帝俄時代，「農村中，還有着畸形怪狀和不堪忍受的農奴制殘餘，再補充以地主的橫暴氣

焰。1(1)

惟有社會主義的革命，才用鐵的掃帚，從灌注了無數的農民後代血汗的土地上，掃去了地主寄生
。無產階級革命從其頭一步起，就連根剷除了封建制度的一切殘餘。

(一) 見斯太

列

問

，「關於列寧主義的基礎」一文，三七頁

論國家

列寧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一日在

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的演講——

同志們！按照你們所通過的、並送交給我的計劃，今天所要講的題目是論國家。我不知道，你們對於這個問題已經熟悉到什麼程度。你們的課程，剛剛開始，如果我沒有說錯的話，你們現在是第一次有系統地來研究這個問題。如果是這樣，那末，很可能在關於這個困難問題的第一次演講中，我將不能使許多同學，對我的解釋，得到充分明白的了解。如果事實證明確是如此，那末，我請求你們不要驚慌，因為關於國家的問題，是一個最複雜的、最困難的問題，而且也是被資產階級的學者，著作家與哲學家們弄得最混亂的問題（或許沒有別的問題比這問題弄得更混亂了）。因此，決不要期望，在一次簡短的講演中，就可將這個問題得到完全的了解。在第一次講演之後，你們必須把還不了解的或還不明白的地方記下來，以便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再去研究這些問題；那些不懂的地方，以後要從閱讀中，從個別的講演和談話中，加以補充的繼續研究。我希望我們還能再聚會一次，對於一切補充的問題，交換意見，並且看看，最不明白的是什麼問題。我還希望，在談話與講演之外，你們要拿出些時間讀書，至少要讀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幾種最重要的著作。毫無疑問，這些最重要的著作，在圖書館裡供給蘇維埃學校與黨校學員們使用的圖書目錄和參考書中，是可以找到的。雖然有些人還會被這些著作中敘述的困難所嚇倒，但必須再提醒你們一次：不必為這個事實而驚慌，第一次閱讀時不懂的東西，在第二次閱讀時，或者以後從另外的角度來研究這個問題時，就會懂得的。我再重複說一次：這個問題是這樣的複雜，並曾經被資產階級的學者與著作家弄得這樣混亂，因此對於這樣的問

題，每個願意認真地加以思索，獨立地加以了解的人，都必須研究幾次，反覆鑽研，從各方面加以思索，以便獲得明白的、確定的了解。你們反覆研究這個問題，將是很容易的，因為它是一切政治中的基礎的根本的問題，因為不僅像目前我們所處的這樣暴風雨的和平革命的時候，而且甚至在最和平的時候，你們在任何報紙上關於任何的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都可遇到這樣的問題：什麼是國家呢，它的本質是什麼，其意義如何，我們的黨，為推翻資本主義而奮鬥的黨，共產黨——它對於國家的態度是怎樣的呢？——每天不定為着什麼事情，你們會回到這個問題上來的。最重要的是：由於你們閱讀以及將要聽到的關於國家問題的談話與講演的結果，你們要能得到獨立處理這個問題的能力，因為這個問題是你們在各種各樣的事情上，都會遇到的，在每一個小問題上，在最出人意料の場合中，以及在與反對者的談話和爭論中，都會遇到的。只有當你們學會獨立處理這個問題時，只有那時，你們方可認為自己所相信的東西是充分鞏固，並能在任何人面前，在任何時候，充分順利地堅持自己之所信。在這些簡單的說明之後，我將進而論到問題本身，即什麼是國家，它是如何發生的，工人階級的黨，為完全推翻資本主義而戰鬥着的黨，共產黨，它對於國家所採取的態度，在基本上應當是怎樣的呢？

我已經說過，很難找到另一個問題，像關於國家的問題那樣，被資產階級的科學、哲學、法律學、政治經濟學、以及新聞學的代表們，有意地或無意地弄得如此混亂不堪。許多人直到今天，還常

常將這個問題與宗教的問題混淆在一起。不懂各種宗教教義的代表們（他們這樣做，是十分自然的事），而且甚至自認毫無宗教偏見的人們，都常常把國家這個專門的問題，與宗教的問題混淆起來；他們並且企圖建立起一種學說（這種學說常是複雜的，而且具有思想意識的，哲學的論據與基礎），說國家是神力的東西，超自然的東西，說國家是一種力量，人類藉此力量以生存於世，這種力量給予人們，或者能給予人們一種它自己帶來的，非人所有而是外界所給予的東西，這種力量，就是神力。必須指出，這種學說是那樣密切地和剝削階級——地主與資本家——的利益聯系着，那樣為他們的利益服務，而且那樣深刻地滲透着資產階級代表老爺們的全部習慣，全部觀點和全部科學，以致你們在每個場合都可以遇見這種學說的殘餘。直至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對於國家的觀點為止（這些人憤慨地否認那種以為他們是在宗教偏見支配之下的思想，並且相信自己能夠清醒地觀察關於國家的問題）。這種問題所以被弄得如此混亂複雜，是因為它比任何其他問題都更影響到統治階級的利益（在這點上，它僅次於經濟科學的基礎）。國家的學說，為社會特權辯護，為剝削的存在辯護，為資本主義的存在辯護，因此期望在這個問題上的公正無私，期望那些自命有科學性的人們能夠在這個問題上，拿出純科學的觀點，乃是極大的錯誤。在關於國家的問題上，在關於國家的學說上，在關於國家的理論上，當你們熟悉這個問題，並對他有深入研究的時候，你們總會看出各種階級相互間的鬥爭，這種鬥爭在關於國家問題的各种觀點的爭論上，對於國家底作用與意義的估計上，得到它的反映或表

現。

爲了以最科學的方法來研究這個問題，應當對於國家的發生和發展作一個簡單的歷史的考察。在社會科學問題上的最可靠的事情，爲了真正獲得正確處理這個問題的習慣，而不至在大量瑣事中，或大量的極端龐雜的相互鬥爭着的意見中迷失方向，爲了用科學的觀點處理這個問題，這裡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歷史聯系，考察每一個問題，要運用一種觀點，就是這種現象在歷史上是怎樣發生的，這種現象，在它的發展中經過了那些主要階段，從它的發展的觀點上去看，而不是僅僅看某種東西今天變成了什麼。

我希望，在關於國家的問題上，你們能夠閱讀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財產與國家之起源』這部著作。這是近代社會主義的基本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話，都是可以相信的，可以確信，它的每一句話都不是隨便說出，而是根據大量歷史的與政治的材料寫成的。毫無疑問，在這部著作中，並不是一切部分，都是寫得同樣通俗易懂，有些部分，是已經具有某些歷史與經濟知識的讀者才能了解的。但我再重複說一次，如果閱讀這部著作時，不能立刻就懂，請不要焦急。立刻就懂，是差不多任何人都沒有過的。但以後再回來重讀，而且已經有了興趣時，假如不能全部了解，也必能懂得它的絕大部分。我所以舉出此書，是因爲它在上述的意義上，給予了正確處理問題的方法。這部書是從國家如何發生的歷史敘述開始的。

爲了正確地處理這個問題（處理其他任何問題都是一樣，例如，關於資本主義，人剝削人的起源問題，社會主義的問題，社會主義如何出現，什麼條件使它產生等問題），只有對於它的整個發展作一個歷史的考察，才能對它穩固地、有信心地加以了解。關於這個問題，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國家並不是任何時候都存在過的。曾經有一時期，沒有國家。當社會劃分爲階級，出現了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在這種地方，這種時候，國家就出現了。

在人剝削人的第一種形式，階級劃分第一種形式發生之前——奴隸主與奴隸發生之前，那時候存在的是族長社會，或者有時被稱爲氏族社會（當時人們是以氏族爲單位而羣居的）。這些原始時代的遺跡，還很明確地殘存於許多原始民族的生活中。如果你們拿起任何一本關於原始文化的著作，那末總可遇到一種比較明確的描寫，說明與回憶。從那裡可以看見，曾經有過一個時期，比較類似原始共產主義的時期，社會是尙未劃分爲奴隸主與奴隸的。那個時代，並沒有國家，有系統地使用暴力，迫別人服從暴力的特殊工具，是沒有的。這樣的工具，就叫做國家。

在原始社會中，當人們還在小的氏族裏面生活着，處在自己發展的最低階段，接近於野蠻時代，——這個時期與近代文明人類，相距數千年之久——，那時是連國家存在的標誌都沒有的。我們可以看見，那時候習慣的統治作用，族長所享有的威信、尊敬與權力；我們可以看見，這種權力有時是屬

於婦女的，——那時婦女的地位，完全不像今日的婦女處在無權利與被壓迫的情況中——但任何地方，都看不見有特殊的一類人，他們和別人不同。他們是統治別人的，而且爲了統治的利益，爲了統治的目的，他們有系統地、經常地掌握着某種強制的工具，暴力的工具，這種工具在目前，你懂得，就是武裝部隊、監獄以及其他強制別人的意志服從於暴力的工具，所有這一切，就構成了國家的本質。

如果我們拋開所謂宗教的教義、詭辯、哲學的體系，以及資產階級學者們所杜撰的種種意見，而尋找問題的真正本質，那末，我們就會看見：國家正是自人類社會區分出來的這樣一種統治的工具。當一部分特殊的人出現時，（這些人的專業，就是統治），而且爲了實行統治，他們需要強制的工具，使別人的意志屈服於暴力的工具——監獄、特殊的武裝人員、軍隊等等——，那時，國家就出現了。

但曾有一個時期，並無國家存在，那時，一般的聯系、社會本身、紀律、勞動的管理，是由習慣和傳統的力量維持的，或者是由族長或婦女所享有的威信或尊敬維持的——那時候，婦女不僅常有與男子平權的地位，而且有時地位比男子更高，那時特殊種類的人，統治的專家們是不存在的。歷史證明，作爲強制的特殊工具的國家，只有當社會已劃分爲階級，就是說，劃分爲幾部分人，一部分人經常佔有別部分人的勞動，一部分人剝削別部分人，只有在那種地方，那種時候，國家才會發生。

在歷史上，社會劃分爲不同的階級，這應當作爲一個基本事實，而且永遠爲我們明瞭了解。幾千年來，毫無例外，在一切國家中人類社會的發展，都顯示出這種發展的一般規律性，正確性和連續性，就是，最初，是沒有階級的初期氏族社會，原始社會，在這個社會中，貴族是沒有的；其次是建築在奴隸制度上的社會——奴隸所有制的社會。整個近代文明的歐洲，都曾經過這個階段，——兩千年前，奴隸制度是佔着絕對統治地位的。世界其他部分的絕對大多數的民族，也都曾經歷了這個階段。在發展最落後的民族中，奴隸制度的遺跡，留存至今；譬如，在非洲現在還可以看見奴隸制度的機構。奴隸主與奴隸，是第一次重要的階級劃分。前一集團，不僅擁有一切的生產手段、土地、工具，不管那時候這些東西是怎麼簡單，而且也擁有了人。這一集團的人，叫做奴隸主，而那些親身勞動、以勞動供奉他人的人，則叫做奴隸。

在歷史上繼這個社會形式而來的，是另一形式，就是封建制度。在絕大多數的國家中，奴隸制度都發展成爲封建制度。這個社會的基本劃分，是封建地主和農奴。人與人間關係的形式。改變了。奴隸主會把奴隸看成自己的財產，法律更鞏固了這種觀點，並把奴隸看成完全爲奴隸主所保有的物品。就農奴而論，階級壓迫與從屬性是依然存在的，但封建地主並不把農奴認爲物品，而自認爲這物品的所有者，封建地主僅僅有權佔有他的勞動，並強迫他從事一定的勞役。在實際上，正如你們所知道的，封建制度，特別是在俄國——在這裏它存在得最久，而且採取着最粗暴的形式——，是與奴隸制

度毫無差別的。

以後，在封建社會中，隨着貿易的發展，世界市場的發生，隨着貨幣流通的發展，產生了新的階級，——資本家階級。從商品中、從商品交換中、從貨幣權力的發生中，發生了資本的權力。十八世紀中——或者更正確點，從十八世紀末葉起，在十九世紀內——全世界都發生了革命。封建制度在歐洲的一切國家中被排除了。這種革命發生得最遲的是在俄國。在俄國，一八六一年，也發生了變革，結果，一種社會形式，變成了另一社會形式，封建制度變成了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階級的劃分還保留着，封建制度的各種遺跡和殘餘，也存在着，但在基本上，階級劃分，已經有了新的形式了。

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資本的所有者，土地的所有者，工廠和作坊的所有者，過去和現在，都是人口中極微小的少數，而他們却完全支配着全體人民的勞動，這就是說，他們支配、壓迫和剝削着全體勞動羣衆，在這些勞動羣衆中，大多數是無產者、僱傭工人，這些人在生產過程中僅憑出賣勞動力以取得生活資料。在封建時代已是赤貧如洗並橫遭蹂躪的農民，轉入資本主義以後，一部分（大多數）變成了無產者，一部於（少數）則變成富農，這種富農自己也僱用工人，就成了農村的資產階級。

這個基本的事實——社會從奴隸制度的原始形式過渡到封建制度，最後又過渡到資本主義——

們必須經常記在心裏。因爲只有記得這個基本的事實，只有把一切政治學說放入這個基本的輪廓之中，才能對這些學說予以正確估價，並且了解它們究竟指着什麼。因爲人類歷史中，每一個這樣的大時代——奴隸制度時代、封建時代、資本主義時代——都包含着幾十和幾百個世紀，而且有那樣多政治形態，有樣式繁多的政治學說、意見與革命，因此，只有把社會的階級劃分和階級統治形式的變更，當作主導的線索，牢固地掌握住它，並根據這個觀點，去分析一切社會問題——經濟的、政治的、精神的、宗教的等等，然後才能理解這極其複雜極其多樣性的全部問題（特別是當這些問題與各種資產階級學者、政治家的政治學說、哲學及其他學說聯系着的時候）。

如果你們從社會這種基本劃分的觀點去看國家，那末，就會看見，在社會劃分爲階級之前，正如我已經說過的，國家是並不存在的。但隨着社會上階級劃分的發生和鞏固，隨着階級社會的發生，國家也發生並且鞏固了。在人類歷史中，有數十個、數百個國家，它們有的已經渡過了、有的正在經歷着奴隸制度、封建制度與資本主義。在每一個國家中，不管它已經發生的巨大歷史變化，不管與人類此種發展相聯系的一切政治變革與革命，從奴隸制，經過封建制度走到資本主義，又進到今天全世界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在這個過程中，國家的發生，總是可以看見的。國家向來都是從社會分離出來的一種工具，它是由專門從事統治，或差不多專門地、或主要地從事統治的一羣人所構成的。人們分成被統治者和從事統治的專家，這些專家提昇在社會之上，而且被稱爲統治者，被稱爲國家的代表

。這種工具，這一羣統治別人的人，向來都掌有某種強制的工具，物質力量所構成的工具，這種對人施行暴力的工具，不論它是原始的棍棒，或者是奴隸制度時代的更加完善的武器，或者是中世紀時代出現的火器，或者，最後，是近代二十世紀的武器（這種武器是技術的奇蹟。是完全建築在近代技術之最新發明之上），都是一樣。暴力的方法改變了，但當國家存在的時候，每一個社會中，總是存在着這一羣人，他們統治着、指揮着、管轄着，並且爲了維持政權，他們掌有強制的工具。暴力的工具，適合於每個時代技術水準的武器。考察了這些一般現象，我們還要提出一個問題：爲什麼沒有階級的時代，沒有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時候，沒有國家？爲什麼當階級發生的時候，它也發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對於國家的本質和意義，求得確定的回答。

國家是維持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統治的機器。當社會中還沒有階級時，當奴隸制度之前，人們在較大平等的原始條件下，在最低勞動生產力的條件下從事勞動時，當原始人困難地獲得僅足維持最粗野的原始生活的資料時，那時候，專門劃分出來一羣特殊的人，爲着統治和管轄社會上其餘的人，是不會發生過，而且也是不可能發生的。只有當社會劃分爲階級的第一個形式出現時，只有當奴隸制度出現時，當一個階級的人，從事最粗陋的形式的農業勞動，能够生產某些剩餘物品，這種剩餘對於奴隸們維持最低微的生活又非絕對必需，而能轉入奴隸主手中時，當這個奴隸主階級這樣鞏固了他的存在時，爲了鞏固奴隸主階級的存在，國家底出現，就成爲必要的了。

這時候國家出現了——這就是奴隸制度的國家，這是一種工具，它給奴隸主以統治一切奴隸的權力和可能。當時，社會和國家，都比今天小得多，它們僅擁有一種無可比擬地薄弱的交通工具，

近代的交通工具在那時是不存在的。山脈、河流與海洋在當時，和今天比起來，乃是難以想像的更大的障礙，因此，國家都是在十分狹小的地理界限之內形成的。當時為國家服務的，是技術薄弱的國家機關，而國家的疆界是比較狹小，它的行動範圍也是比較不大的，但無論如何。它總是國家機關，它強迫奴隸們停留在奴隸地位中，使社會的一部分人受另一部分人的強制和壓迫。要強迫社會的絕大部分的人為另一部分人有系統地工作，沒有固定的強制機關，是不可能的。沒有階級時，也沒有這樣的機關。當階級出現時，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隨着這種階級劃分的增長和鞏固，也出現了特殊的機構——國家。國家的形式，是非常多樣的。在奴隸制度的時代，在當時最先進的、最有文化的、最文明的國家中，例如古希臘與羅馬（它們完全建立在奴隸制度之上），已經有了國家的多樣的形式。那時候，已經有了君主國與共和國，貴族政治與民主政治的差別。君主國是一個人的政權，共和國，則一切政權都是選舉的；貴族政治是比較少數人的政權，民主政治則是人民的政權（德謨克拉西從希臘文直譯就是民權）。所有這些差別，在奴隸制度時代，都已經發生了。不管這些差別如何，奴隸制度時代的國家，總是奴隸主的國家，不論它是君主政體或是共和政體，是貴族政治或是民主政治，都是一樣。

在關於古代歷史的任何一種課程中，當你們聽到關於這個問題的講演後，你們可以知道君主國家與共和國之間所進行的鬥爭。但基本的是：奴隸並沒有被當作人來看待——不僅未被視為公民，而且未被視為人類。羅馬的法律把他們視為物件。關於殺人的法律，對奴隸是不適用的，至於人身保護法，那更不必說了。它僅僅保護奴隸主；只有奴隸主才被認為是具有全部權利的公民。無論當時創立的是君主國，那末也是奴隸主的君主國，或者是共和國，那末也是奴隸主的共和國。在這些國家中，奴隸主享有一切權利，而奴隸按照法律，就是物件，對於奴隸，不僅可以採用任何暴力，而且殺害奴隸，也不認為是犯罪行為。奴隸制度的共和國，按內部組織的區別來說，有貴族政治的共和國，和民主政治的共和國。在貴族政治的共和國中，只有少數特權者參加選舉；而在民主政治的共和國中，則一切人都參加選舉——但仍然是一切奴隸主，奴隸是除外的。這一基本的事實，必須認清，因為它比任何其他事實都更能清楚說明國家的問題，並明白指出國家的本質。

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階級的機器，是使各被壓迫階級為一個階級服役的機器。這種機器的形式，是各不相同的。在奴隸制度的國家中，有君主國，有貴族政治的共和國，甚至有民主政治的共和國。在事實上，政府底形式，極其多樣，但本質還是一個：奴隸沒有任何權利，總是被壓迫的階級，而且不被認作是人。在封建國家中，情況也是一樣。

剝削形式的變換，把奴隸制度的國家轉化為封建制度的國家。這是有極大重要性的。在奴隸社會

中，奴隸完全無權，不被視為人類；在封建社會中，農民則被束縛於土地之上。封建制度之主要特徵，就是：農民（當時，農民是人口的大多數，城市人口非常之少）是被認為束縛於土地而不能自由移動的人——農奴法之名，即由此而來。農民可以在一定數量的日子中，在地主分配給他的土地上為自己勞作；其他的日子裡，農民則須為地主勞作。階級社會的本質，依然保存着：社會還是建築在階級奴隸上面。只有地主才能享有一切的權利，農民是完全無權的。在實際上，他們的地位，和奴隸制度國家中的奴隸，很少差別。但無論如何，對於農民的解放，是開闢了更寬闊的道路，農奴法底下的農民，不再被視作地主直接的財產了。他可以拿一部分時間在他自己的土地上耕作，他可以在一定程度內屬於自己了，伴隨着交換與貿易關係更廣泛的發展，封建制度逐漸解體了，農民解放的範圍，也逐漸擴大了。封建社會總是比奴隸社會更複雜的。在封建社會中，具有商業工業發展之較大的成分，這在當時，已引導向着資本主義、在中世紀時代，封建制度佔着支配地位。在這裡，國家的形式也是多樣的，在這裡也有君主國與共和國（雖然其表現較不明顯），但封建地主，總被認為是唯一的統治者。農奴是被絕對擯除在一切政治權利之外的。

不論在奴隸制度下，或封建制度下，如果沒有強制，極少數人是無法統治絕大多數人的。整個人類歷史充滿着被壓迫階級連續不斷的推翻壓迫的企圖。奴隸制度的歷史中，曾有過謀取奴隸解放的綿延數十年之久的戰爭。這裡可以順便提及，現在德國共產主義者採用了一「斯巴達國」的名字，——

這是德國唯一真正反對資本主義壓迫的政黨——就是因爲斯巴達是兩千年前一次最大規模奴隸暴動中最傑出英雄之一。在外表上似乎全能的羅馬帝國，是完全建立在奴隸制度的基礎上的，它在許多年中都會受到奴隸大暴動的震撼與打擊。這些奴隸們，在斯巴達的率領下曾武裝起來，並且組成了巨大的軍隊。最後，他們終於被打垮、被俘虜，並且受到了奴隸主們的慘刑。這類國內戰爭，貫串着階級社會存在的全部歷史。我剛才舉的例子是奴隸制度時代國內戰爭中最大的一次。封建制度的整個時代，同樣也是充滿着不斷的農民暴動。例如，在中世紀時代的德國，地主與農奴這個階級之間的鬥爭，曾達到廣大的範圍，並且轉變爲農民反對地主的國內戰爭。在俄國，農民反對封建地主的屢次暴動之類似例子，你們都是很熟悉的。

爲了維持自己的統治，保存自己的政權，地主會必須有一種機關，這種機關可以把大多數人統一起來，使他們服從自己，服從某些法律和規章；而所有這些法律，在基本上則歸結於一點，就是：維持地主對於農奴所保有的權力，這就是封建制度的國家，這種國家，譬如在俄國，或者在極端落後的亞洲諸國（這裡，封建制度至今還統治着），它在形式上是有區別的，或者是共和國，或者是君主國。如果是君主國，那就只承認一個人的政權；如果是共和國，則地主社會中被選出來的代表們，或多或少都可參加政權，這就是封建社會中的情形。封建社會的階級劃分，就是絕大多數的人是農奴，他完全歸屬於極少數人的地主。而地主則擁有土地。

商業的發展，商品交換的發展，引導於一個新階級即資本家階級的劃分出來。資本產生於中世紀末期，那時在發現美洲之後，世界貿易有了巨大的發展，那時貴金屬的數量已經增加，那時金銀已經成了交換的工具，那時貨幣的流通，已使個人保有大量財富成爲可能。金銀已被全世界認爲財富。地主階級的經濟力量降落了，新的階級——資本的代表者——的力量，發展了。社會改造成了這樣：一切公民好像都平等了，過去奴隸主與奴隸的劃分不存在了，一切人在法律前面都被認爲平等，不論他有什麼資本，或者他根據私有財產法權而擁有土地，或者他是赤貧漢，只有一雙勞動的手，在法律面前，他們是平等的。法律同等地保護一切人；保護他們的財產，不管這些財產是什麼，反對羣衆奪取財產的企圖，這些羣衆毫無財產，除雙手外一無所有，日益貧困破產，轉化爲無產者。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

我不能詳細論述此點。當你們討論黨綱時，你們還會回到這問題上來，那時你們就會聽到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徵。這個社會反對封建制度，它在自由的口號下，反對舊的農奴法。但這只是對於擁有財產的人們的自由。當封建制度破壞的時候（這發生於十八世紀末期與十九世紀初期，在俄國則發生於一八六一年，較其它國家爲晚）資本主義國家就起而代替了封建國家，它宣佈自己的口號是全民自由，它宣稱自己是代表着全體人民的意志，並否認它是階級的國家，而真正爲全民自由奮鬥的社會主義者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就展開了鬥爭，這種鬥爭現在已引導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建立，這

種鬥爭正瀰漫着全世界。

要理解已經開始的反對世界資本的鬥爭，要理解資本主義國家的本質，我們必須記得：當資本主義國家起而反對封建國家的時候，它曾經是在自由的口號下面，進入戰鬥的。封建制度的廢除，對於資本主義國家代表們來說，是有了自由，而且只在封建制度已被破壞這點上對於他們有利益；至於農民已有可能掌有一部分他們買來的土地，或者這個土地是他們租來，國家對於這些是不注意的；國家保護財產，不管這種財產是如何產生，因為它是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在一切近代文明國家中，農民都已成為私有財產者了。當地主以一部分土地讓與農民時，國家也保護此私有財產，而以購買此地的地價，作為對於地主的補償。這就等於國家宣佈：我們保護一切私有財產，並給它以一切的支持和維護。國家承認每一個商人、工廠家和作坊主的財產權。這個社會，是建立在私有財產之上。建立在資本的權力之上，建立在一切貧窮工人與農民勞動羣衆之完全受壓迫的基礎之上，而這個社會卻宣稱：它的統治是以自由為基礎的。當它反對封建制度時，它會宣佈財產的自由，並特別自傲，似乎這國家已經不是階級的國家了。

但國家依然是幫助資本家壓迫貧農與工人階級的機器，不過在外表上，它是自由的。它宣佈實行普選權，並經過它的擁護者、說教者、學者與哲學家們而宣稱：它並不是一種階級的國家。甚至到了現在，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開始了反對它的鬥爭時，他們還非難我們，似乎我們是自由的破壞

者，似乎我們建立的國家，是以強制為基礎，以一部分人鎮壓另一部分人為基礎，而他們的國家則是全民的、民主的。在目前，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已經開始，而且正當革命已在某些國家取得勝利的時候，當反對全世界資本的鬥爭特別尖銳的時候，這個問題，關於國家的問題，就獲得了最大的意義，而且可以說它已成為現代一切政治問題、一切政治爭論中最大的問題與焦點了。

不論把俄國，或任何比較文明的國家中的任何政黨拿過來看，都可以看到：幾乎一切政治爭論、分歧和意見，現在都圍繞在國家這個問題的周圍。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在民主共和國中——特別是像瑞士或美國這樣的國家中，在最自由的民主共和國中，究竟國家是人民意志的表現、全民決定的總和、民族意志的表現等等東西呢？或者國家是使本國的資本家，能够維持壓迫工農的政權的機器呢？這就是基本的問題，現在全世界的一切政治論爭，都是圍繞着它。人們關於布爾塞維主義說些什麼呢？資產階級的報紙，對布爾塞維克加以惡意的辱罵。你們找不出任何一份報紙，不是重複着目前流行的對布爾塞維克的非難，說布爾塞維克破壞了人民的政權。如果我國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單純地（或許不是單純，或許那種單純，比欺詐還壞）認為，他們是非難布爾塞維克（說他們破壞自由與人民政權）的首創者與發明者，那末他們就是錯誤得太可笑了。在今天，最富足國家中的最富足的報紙（它們花費千百萬金錢，從事推銷，並印刷千百萬份，散佈資產階級的謊言與帝國主義的政策），沒有一個是不重複這樣的論據和非難，以反對布爾塞維主義，就是說：英國、美國和瑞士是建立

在人民政治上的先進國家，而布爾塞維克共和國，則是不知自由爲何物的土匪國家，他們說：布爾塞維克破壞了人民政治的觀念，而且甚至解散了立憲會議。這類對於布爾塞維克的可怕的非難，在全世界上重複着。這些非難，更加引導我們到這個問題上，即什麼是國家呢！爲要理解這些非難，分析它們，自覺地來處理它們，不是依據傳聞來分析它們，而是具有堅定的意見，必須清楚了解，國家是什麼東西。這裏，我們已經看到各種樣式的資本主義國家，以及戰前創立的爲它們辯護的各種理論。爲了正確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對這些學說和觀點，批判地加以研究。

爲了幫助你們學習，我已提到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一書。這本書說：任何國家，只要在其裡面存在着土地與生產工具的私有財產制，只要存在着資本的統治，那末不論它如何民主，它終究是資本主義的國家，終究是資本家用來壓制工人階級與貧農的機器。而普選權、立憲會議、國會等等，則只是一種形式，一種期票，而對於事情的本質，是絲毫不變更的。

國家統治的形式是可以各不相同的：在一種形式之下，資本以這一種方法表現其權力，在另一種形式之下，則以另一種方法表現其權力——但實質上，政權是保留在資本的手中，不管有選舉資格的限制或者沒有，也不論這個共和國是否民主共和國，而且，甚至它愈是民主，則資本主義的統治亦愈是粗暴，愈是冷酷。世界上最民主的共和國之一，要算是北美合衆國了，然而資本的權力，屈指可數的幾個大富豪對整個社會的統治權力（在一九〇五年之後曾經在那裡住過的人，大概會知道這一

的)，任何地方，都沒有像美國表現得那樣粗魯和賄賂公行。只要資本存在，只要它統治着會。那末，任何民主共和國，任何選舉權，都不能改變事情的本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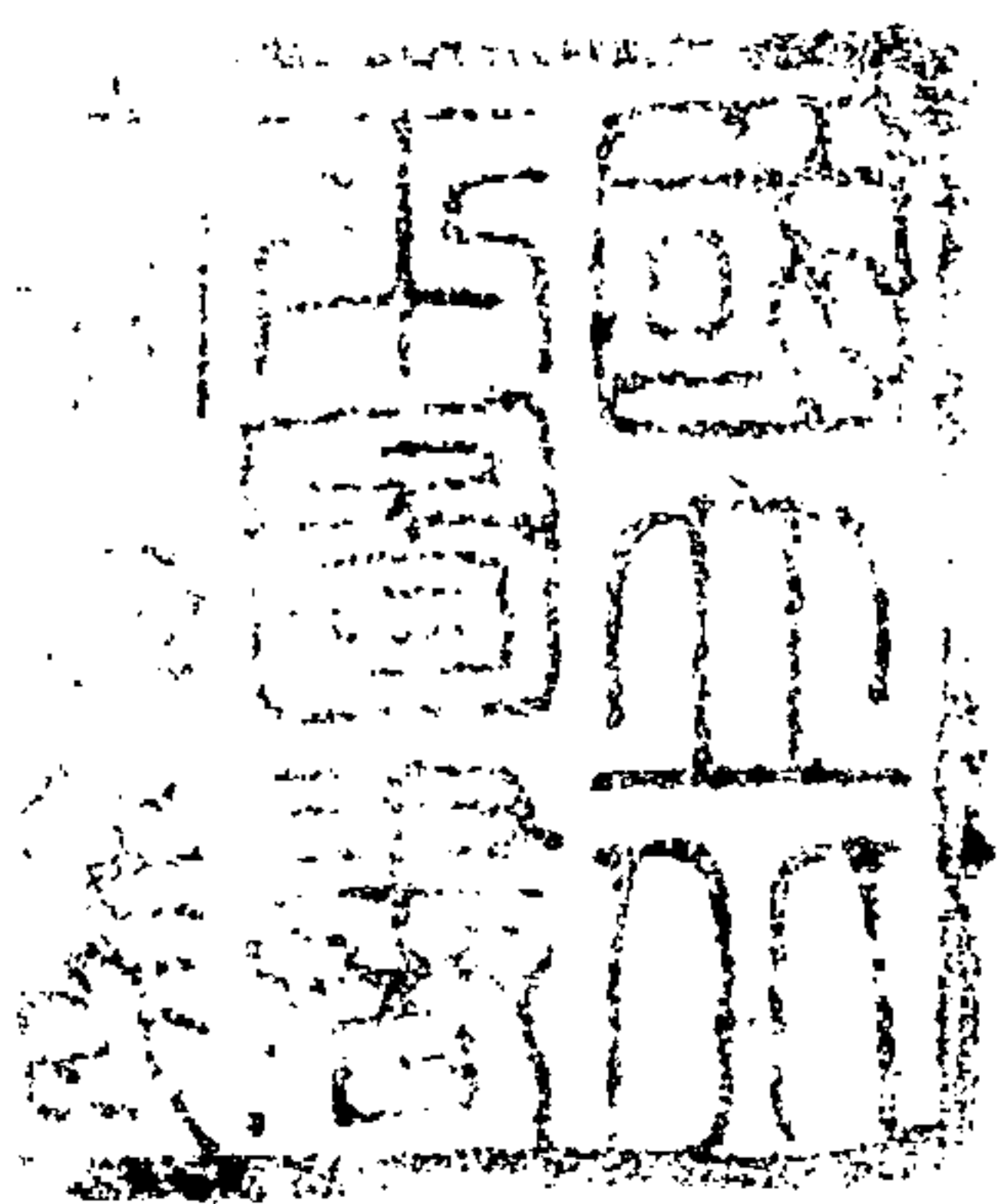
民主共和國與普選權，和封建制度相比，是一個極大的進步。它們使無產階級能夠達到它擁有的一和團結，並且組成有組織的有紀律的隊伍，和資本進行着有系統的鬥爭。在封建時代的農民中間，任何相同的，甚至相近的事情，都是沒有過的，至於奴隸，那就更不必說了。我們知道，奴隸們曾起義過，組織過騷動，發動過國內戰爭，但是他們却永遠沒有造成過自覺的多數，建立過領導鬥爭的政黨，不能夠清楚認識鬥爭的目標，即使在歷史上最革命的時代中，他們也總是統治階級手中的小卒。從社會的全世界發展的观点看來，資產階級共和國，國會，與普選權，都是巨大的進步。人類進入了資本主義，只有資本主義（由於城市文化之賜）才使被壓迫的無產者階級，能夠認識自己，造成全世界的工人運動，造成千百萬的工人，而且他們在全世界都組織在政黨之內——自覺領導羣衆鬥爭的社會主義政黨之內。沒有議會政治，沒有選舉權，則工人階級的此種發展，將是不可能的。因此，所有這些東西，在廣大人民羣衆的眼光中，就得到了這樣巨大的意義，而劇烈轉變就成了表面看來極困難的事情。不僅自覺的僑善者、學者和傳教士們贊助、擁護這種資產階級的詭言，說國家是自由地、自願地保護一切人的利益，而且還有很多的人，真誠地固守着舊的偏見，對於從舊的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的過渡，他們是不能夠理解的。不僅是那些被壓迫於資產階級的人們，不僅是那些被資本的

桎梏所壓迫，或者是被資本所收買的人們（有很大數量的各色各樣學者、藝術家、傳教士等，爲資本服務的），並且簡單地在資產階級自由的偏見影響下面的人們，都在全世界武裝起來反對布爾塞維主義，因爲蘇維埃共和國在建立的時候，就拋棄了這些資產階級的謊言，並且公開宣稱：你們說自己的國家是自由的，但在實際上，只要私有財產還存在着，那末你們的國家，即令它是一個民主共和國，也不外是資本家用來壓迫工人的機器，而且國家愈是自由，則這種情形也表現得愈是明白。這種事實的例子，就是歐洲的瑞士，和美洲的北美合衆國。雖然這些都是民主共和國，而且不管它們是裝飾得如何美麗，更不管關於勞動民主以及一切公民平等等的空談，但沒有任何其他地方，資本統治得如此冷酷和無情，而且也沒有任何地方這種事實可以看得如此明顯，像這些國家那樣。在事實上，瑞士和美國，資本都在統治着，工人要想在某種程度內真正改善自己的生活的任何企圖，都會立即遭遇到國內戰爭。在這些國家中，士兵、常備部都比較少（瑞士是民警制，每個瑞士人都有槍，而美國，則直至最近沒有常備軍），因此，當罷工發生時，資產階級就武裝起來，並僱備士兵來鎮壓罷工。沒有其他任何地方，對於工人運動的鎮壓，像在瑞士與美國那樣殘酷。也沒有其他任何地方，資本在國會中的影響，像在這些國家中表現的那樣有力。資本的權力，就是一切，證券交易所，就是一切，而國會、選舉，則不過是傀儡、木偶……。但時間愈久，工人們的眼睛愈益睜開，蘇維埃政府的觀念，就散佈得更廣，特別是在我們經過不久的大屠殺之後。工人階級必須向資本家過渡。

情的鬥爭，是日益來得明顯了。

不論一個共和國採取什麼樣的形式，即令它是最民主的共和國也罷，如果它是資產階級的，如果它還保留着對於土地、工場與作坊的私有財產制，如果私人資本使整個社會處於僱傭奴隸的狀態中，這就是說，如果它不實行我們黨綱及蘇維埃憲法上所已宣佈的那些東西，那末，這個國家還是爲一部平分人壓迫另一部分人的機器。我們要把這個機器，放置在將要推翻資本政權的那個階級的手中。我們拋棄一切舊的偏見，就是說，國家是一切人的平等，這是一種欺騙，因爲只要還有剝削，就不能有平等。地主不能與工人平等，飢餓的人，不能與飽食的人平等。在被稱爲國家的那種機器之前，人們表示着虔誠的敬仰，並且相信着陳舊的故事，說國家是全民的政權；——無產階級則拋却這種機器，並宣稱這是資產階級的謊言。我們已從資本家手裡奪取了這種機器，歸自己所有。用這種機器，或棍棒，我們將消滅一切的剝削。當剝削的可能性，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時，當土地所有者與工廠主不存在時，當某些人飽食終日，而同時另外的人則飢寒交迫的情況不存在時，——只有當此種可能性再存在的時候，我們才把這種機器毀掉。那時，將無國家，也將無剝削。這就是我們共產黨的觀點。我希望，我們在以後的講演中能再回到這個問題上來，而且不止一次。

（何錫麟譯，吳敏校）



新民主主義叢書
社會發展史

著者 恩 格 斯 等

印行者 香港干諾道中一二三號
新民主出版社

星加坡紅燈碼頭溫却斯德大廈

承印者 有利印務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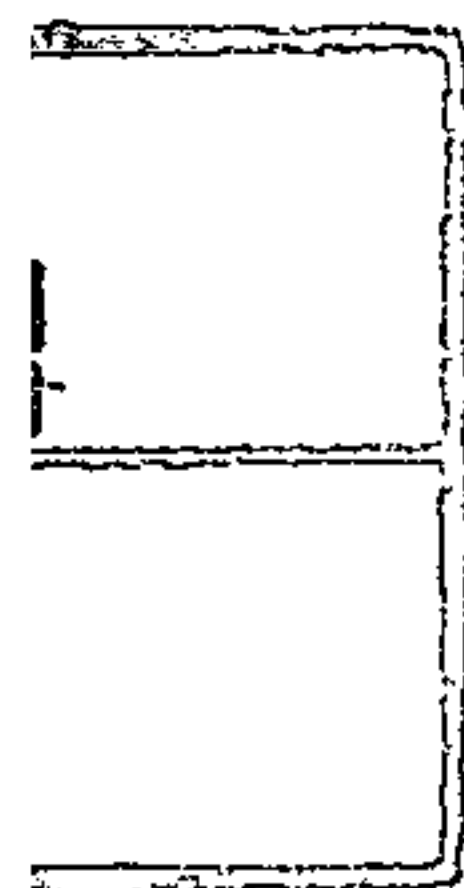
香港干諾道中一二三號

定價 港幣一元八角

版權所有

一九四七年六月香港再版

有利印務公



號

H.K.\$1.80